

【季刊】

民國 85 年 3 月出版  
民國 74 年 2 月創刊

# 香光莊嚴

# 45

## 贈閱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高僧的足跡】

## 雖千萬人吾往矣

鑑真大師（西元六八七——七六三），

天寶元年（七四二）應日僧懇請，

決心赴日傳戒。

十一年間五次東渡失敗，

歷經種種險難、波折，

雙目失明亦不退卻。

西元七五三年，成功地將戒律帶到日本，

成為日本律宗初祖，留下深遠影響。

在大師赴日千餘年後，

我在揚州大明寺見到大師雕像，

緊閉的雙眼依舊訴說著堅毅的誓言：

「爲是法事也，何惜身命，

諸人不去，我即去耳！」

啓示著每一時代的僧人——

雖千萬人吾往矣！

一九九二年 江蘇揚州大明寺鑑真紀念堂

撰文／釋自昶 攝影／釋自淳

【編輯手札】

# 叢林生活的清淨規則

編輯組

對於一個中國僧人而言，「清規」的具體意義大概勝過於戒律。的確，千百年來，清規深深影響著中國僧人的生活與思维，也支配著中國佛教寺院的營運，持守清規與否甚至成爲社會大眾衡量僧人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因此，中國佛教與清規的關係可說是深遠而密切的。

佛教在印度發源，流傳到世界各地，戒律的適應性引發了僧團內部大大小小的紛爭，「隨方毘尼」於焉產生，《五分律》記載：「雖非佛語所制，諸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也。」爲隨方毘尼的產生與存在找到有力的依據。在中國，戒律從小乘戒演變到大乘菩薩戒，唐朝時出現了中國式的戒律——清規。

清規就是清淨的規則，是指僧人要達到清淨，身口意所遵循的一種軌範。它的內容非常多元，舉凡僧人的受戒、遊行、修道，寺院的分工、組織、日常生活，以及與檀信、國家的往來應對等，無一不包含在其中。也就是說，清規照顧的層面除了安頓僧人身心、指引修道及管理僧團之外，還有立足社會、教化檀越的部分。

中國佛教史上，清規歷經了演變的過程。首部清規是百丈懷海所制定的，後已散佚，三百年後宋代的宗頤到各叢林蒐集百丈清規內容編成《禪苑清規》，目前所存的《百丈清規》則是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規》。隨著時代的變遷，清規的內容也有所更改，從叢林的自給體制到檀信的依存體制，正說明清規必須因應時代調整，並非一成不變。清規的精神源於戒律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其引導迴向衆僧，把勞動修行化，突顯住持代佛說法等，藉由叢林的運作型態，將佛教落實中國化的舉動，是我們探討清規時值得注意的地方。

清規是一座橋樑，溝通了入世與出世，也銜接了印度與中國，透過清規，戒律成功地流傳下來，延續到今天。然而在目前遽變的社會裡，清規的時代性卻再一次面臨挑戰，什麼是這個時代中國僧人應遵守的清規？回溯清規在叢林生活中的展現，在即將跨入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有必要爲逐漸模糊的清規再勾勒出新的面貌。

【新語說世】

# 天平的另一端

編輯組

提了水桶、找來抹布，趁著難得的假期，把家裡好好打掃乾淨，也讓緊繃的神經放鬆……轉眼到大陸已快

半年了，雖然只有一海之隔，但習慣了生活大半輩子的台灣，一下子到另一片土地上生活，剛開始真的非常不適應！所幸自己的生存能力還不差，一段時日後也就慢慢適應了，最重要的是每天跟著先生到工廠，表面上是幫忙，其實是監督，讓他沒有機會出軌！要不是爲了維繫婚姻，放著台灣舒服的日子不過，辛辛苦苦跑到大陸「打拚」做什麼呢！

現在想想這招棋還是下對了，半年前在我還沒到大陸前，總是聽到些警告：「小心你先生搞『一國兩府』」、「一國兩妻」哦！」表面上我故作鎮定，

內心卻暗暗著急，派人調查又苦無證據，急性的我乾脆飛到大陸坐鎮，看他搞什麼名堂！

要來之前朋友勸說：「何必如此呢？就別說婆婆老人家吧！把孩子留在台灣，你放心嗎？」其實我何嘗想離開孩子，但太多台商婚外情的例子，萬一輪到我怎麼辦？何況孩子一向很乖，婆婆也會幫著照顧，應該不成問題的。

俗話說：「風水輪流轉」，我內心暗暗在想，台海兩岸的風水是怎麼轉的？回憶時常聽媽說：民國三十九年政府播遷來台，王伯伯一直記掛大陸的妻兒，直到後來在台灣成家立業，心便一直在兩邊的家牽掛著，如今小王哥哥到大陸投資沒多久，竟在當地

又養了房小媳婦，一年好不容易回家住個一兩天，「那邊」打電話來催，第二天小王就提早回大陸去，「到底是我先生還是她先生？」台灣的小王媳婦每次提到這事就氣得直跺腳，卻又無可奈何！

林太太更慘，先生到大陸後也成立了第二個家，從此回家的次數愈來愈少，生活費倒是按月寄來，從未間斷。一次回到臺灣，打電話回家竟說：「我已在台灣，但不方便回家。」還不是有人在旁邊嗎？」林太太氣得火冒三丈，久了她也不去爭了，「反正他有寄錢回來就好了，把孩子照顧好才是要緊的！」

還有，孫太太也是，先生今年到內陸投資，一去大半年才打個電話回

來，說不了幾句就匆匆掛斷了。一天，婆婆對她暗示：「男人逢場作戲，到處設行宮，三妻四妾是司空見慣的……」她心裡涼了半截，愣在那裡，從先生日漸疏遠的信息，她就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問她為什麼不乾脆離婚，她說：「我先生愛面子，絕不會答應離婚的，何況我的孩子是要照顧的，我怎麼放棄呀？」乾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她無奈地說。

比起來，錢太太算是較勇敢的，當她知道先生在大陸已有了新歡，就對他說：「既然你對我不忠，我乾脆放棄這段破碎的婚姻，我成全你，你就娶她吧！」當了十幾年的家庭主婦，離婚後兩個孩子以及房子歸她，爲了自己好過生活，她外出工作，日子倒也愜意。誰知他倆並未正式結婚，「現在我有更大的選擇空間，爲什麼要娶她呢？」他說。更可惡的是，每次回台灣還是回家裡住，要趕他走嘛，孩子見到爸爸歡喜的樣子，又讓她著實忍不下心，「這種離婚實在是荒

謬的笑話！」錢太太總是如此抱怨。

聽到這麼多前車之鑑，我當然小心翼翼，「預防重於治療」，一開始就不能給他任何機會……看來我最聰明了，提早就把先生管得緊緊的，在他決定到大陸設廠後，半年內我過來打理家裡和工廠，我在這裡，應不至於出什麼花招吧？愈想愈得意，手中的抹布不知不覺也愈擦愈起勁。

「小寶不知道怎麼樣了？現在快期中考了吧？」腦海中閃過上次回台灣，我提著大包小包的禮物進家門，小寶一見到我卻慌慌張張地把電腦關了，過了一會兒，才怯生生地叫了聲「媽！」，當時自己也沒想那麼多，只忙著熱切地招呼他拆禮物，而他卻一臉的不自然，好像有什麼事怕我知道似的……

前些時候聽婆婆說，他迷上電腦，又吵著要買機車，而且還要拉風的，我想我和他爸爸都不在台灣，能在物質上滿足他就儘量滿足他，因此從未拒絕過他的要求……。婆婆說自從

買了電腦和機車，他不是關起房門坐在電腦前打電腦，就是騎車和朋友出去，假日常溜得不見人影！「現在的年輕人實在不一樣囉！我這老太婆也拿他沒辦法啊！」婆婆常在電話中嘮叨地說道。聽朋友說台灣的電腦網路色情氾濫，青少年流行飆車，啊！這孩子該不會也……

自己實在太少關心他了，昨天打電話回家，響了好久沒人接，他會去那兒呢？正狐疑著，電話響了，竟是孩子的導師從台灣打來的！「……您的孩子在學校勒索同學，現在被勒索的同學家長找到學校來了，這事必須通知家長，您婆婆年紀大了無法出面處理，我只好打電話給您了……」啊！怎麼會這樣呢？我無力地跌坐在沙發上，驀然心底有個聲音響起：「我要先顧誰呢？」我的重心應擺在那裡？」眼前，櫥櫃中擺飾的天平歪歪斜斜地傾向一邊……

【專輯——禪宗教團與清規】

# 不立佛殿，唯樹法堂

## ——唐代叢林的生活規範



### 清規是中國式的戒律

戒律思想從小乘戒演變到大乘菩薩戒，在中國出現了中國式的戒律——禪門清規。清規的精神淵源於戒律，可以說戒律是透過清規的具體方式，流傳而至今。在中國佛教界傳承的有戒律及僧制兩大體系，從戒律演變到僧制，然後才變成清規。據我的研究，清規中的一切事項其實不只涵括了戒律及僧制的具體精神，還更超越了它們。不論是作參禪或念佛的功夫，一定有其規範要遵循，那就是清規。

清規可以說是流傳在中國叢林中的僧制，在規範僧伽生活的意義上，

清規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提到清規，我們不要把它當作是禪宗叢林中一種特有的規範，而是要從佛教整體的層面上去看清規的存在，這才是一種正確的看法。所以作為僧侶，對清規應投注很大的心力去研究，在未來的佛教界裡，清規應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主題。

禪宗史上，最先制定清規的是百丈懷海（七四九——八一四），他以清規將中國僧人聚集起來，大眾一起和合共住。可是後來百丈制定的所謂《百丈清規》已經散佚，北宋時宗頤千辛萬苦到各大叢林搜集《百丈清規》的



◎宗頤遍訪十方叢林，網羅種種規範，撰寫《禪苑清規》，重樹叢林清規。

佐藤達玄 主講

關世謙 譯

內容，編寫了《禪苑清規》，這本清規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復《百丈清規》的本來面目，可是畢竟不是原來的《百丈清規》。而現在傳世的《百丈清規》是

### 禪律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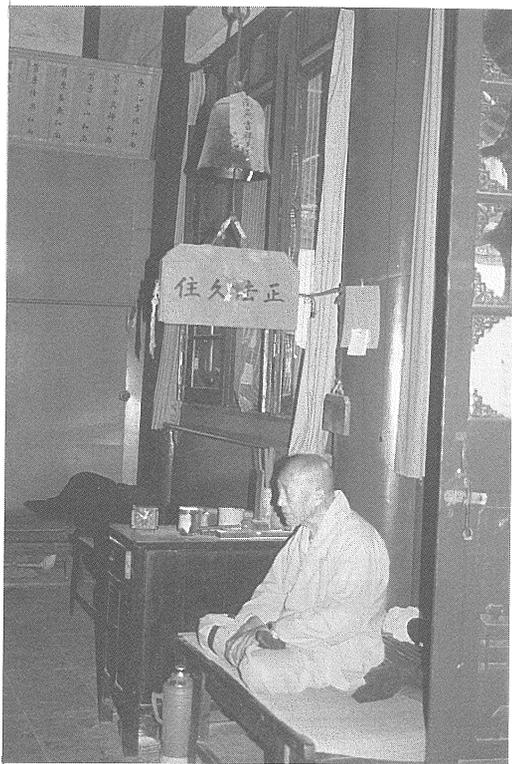
爲了考察《古清規》的原形，學者們一致認爲要從《景德傳燈錄》中楊億的《禪門規式》（與《敕規》後部的《古清規序》）以及《禪苑清規》所收的《百丈規繩頌》同樣內容）著手。在此，要注意的是，當時的禪僧都居住於律寺，卻各自起居於各自的禪院參禪修行。

依據「嵩岳寺碑」（《全唐文》卷二六三）記載代宗（七六二——七七九）時代的大寺院，有關禪院的例子甚多。如果是住在律寺中，想要作禪坐功夫的話，就一定有嚴格的清規作爲生活規範，也有對大小乘戒的弘揚作理論上的研究，當時可能是依據《地持經》作爲持戒的系統。在《禪門規式》中有記載：

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已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

元代所撰成的《敕修百丈清規》，這與唐代《百丈清規》的內容已完全不同。

「清規」就是清淨的規則，僧人想得到清淨就要透過這個規則，凡是在



◎禪宗與律宗二者在修行方式及生活規範上，都不相同，因此修禪者不得不別立禪院而居。

（本刊資料照片）

佛門中身、口、意所作的一切都必須在清規中。如日本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就非常注重清規，並將它作爲專題在研究。

未合規度故。

從達摩到慧能都同居於律寺，禪僧的日常威儀，未免有不符規度的情況，因此不得不另外設立禪院。

因爲律宗要求僧衆在生活威儀上要有如法的表現，可是禪宗就沒有這類的要求，所以從律宗的立場看來，修禪者的生活威儀並未達到律宗的標

準。但就禪宗而言，在日常作息則有

一定的規範，修禪者與持律者在生活上就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在《禪門規式》中才有「未合規度」這句話。在這點上，就中國宗派的意義來說，可以看出律宗就是律宗，禪宗就是禪宗，二者在修行的方式及生活規範上都不相同，自然產生不同的見解。

或許爲了實踐這些規定，另設禪院，但在贊寧的《大宋僧史略》卷上〈別立禪居〉項，記載有：

達磨之道既行，機鋒相違者唱和，然其所化之衆，唯隨寺別院而居且無異制。道信禪師住東林寺，能禪師住廣果寺。……有百丈山禪師懷海，創意經綸別立通堂。

當時的禪僧居住於具有律寺形式的大寺院，嚴守律制，並以此爲基礎，漸次拓展禪風。所以，〈懷海傳〉（《宋高僧傳》卷十）記載：「其諸制度與毘尼師一倍相翻。」

由此看來，《古清規》的內容可能並未完全依照律藏所訂，所以律寺不

## 不立佛殿，唯樹法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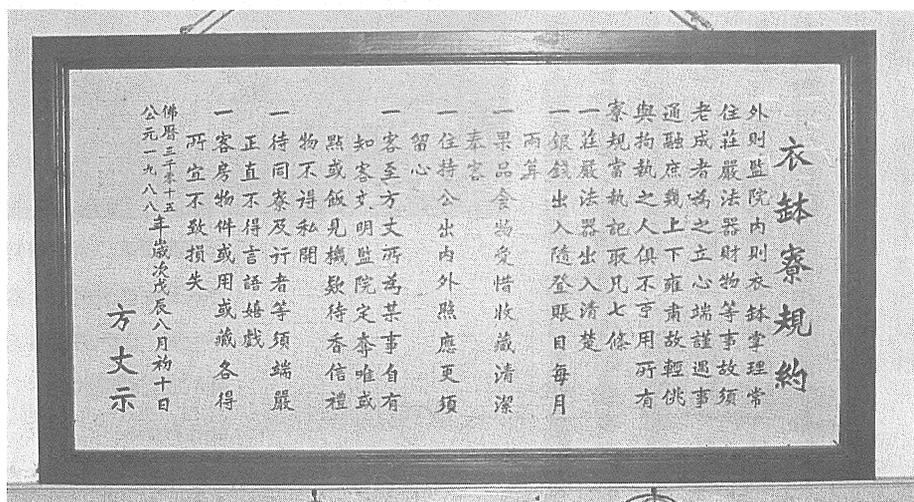
那麼，《古清規》中所規定的團體生活是怎樣的呢？應該是由具有道眼的長老來指導，而營運萬事。百丈對於寺院結構的新構想是：「不立佛殿，唯樹法堂」。法堂就是一山的住持上堂說法的地方，也是代表佛陀開示

適合居住的最大理由，是來自禪門的戒律觀。就因爲生活方式相異，從律寺遷移到禪院，這表示在當時的禪宗教團，已以另一宗的姿態出現，並且在戒律上提出獨自的見解。百丈便會說：

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

這就是明示了禪門的戒律觀。依據百丈的見解，他認爲律宗所施行的生活規範大體是根據《四分律》小乘戒的基本精神而來，他便以此作爲基礎，並採用《瓔珞經》、《梵網經》的大乘戒，折衷制定適合於禪修行的新規範。

法要的地方，住持就是現在活在人間的佛陀，他代表佛陀開示法要，透過住持的說法，我們瞭解到佛陀當時講經的情形，百丈認爲只有這樣才能將大乘的精神與佛制的戒律融合在一起。這是他對於傳持正法的自信，並將



◎「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折衷制定適合於禪修行的新規範，是禪門的戒律觀。

(本刊資料照片)

它具體地表達在寺院的建築中。

依據〈禪門規式〉，《古清規》所述的叢林建物，只舉法堂、僧堂，方丈與寮舍並不見其名，而集體生活不可缺少的庫堂、東司與浴室應該也存在。僧堂是禪僧們起居的地方，以夏次法臘來定其序列。〈禪門規式〉中便說：

所哀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施

### 普請制度化

《古清規》最特別的一點，是將「普請」制度化。「普請」在中國又稱為「出坡」規定「上下均力」，也就是全山大眾齊力勞役，也是大眾運動的機會，甚至從事生產行為，叫做「作務」。此舉為禪門的修行觀，甚至於宗要，帶來新的詮釋，意義甚大。

### 「勞動作務即是「佛事」」

「普請」的規定，也是到百丈才成文化，但是在四祖道信（五八〇——六五一）時就已實行。在《禪道信傳》（《續高僧傳》卷二十）就有記載道信自

椀架，掛搭道具。

禪僧們在長連床上坐禪辦道，生活必需品放置於椀架，就寢時嚴格遵守右脇吉祥臥。另外也規定從入室、請益到朝參夕聚，聽聞長老住持上堂說法時的作法，以及用餐只是朝晝兩餐粥飯，而不用藥石（註）等，一切生活都有很詳細的規定，以維護威儀，可看出在樸素中展開嚴格的禪修生活。

入山雙峰山住了三十餘年，可能是因那地方適合於修禪，其間各州的學道者雲集，當他入寂時，據說山中有五百多位道俗。他很重視從作務中辦道，他以下的弘忍及慧能，也很強調除坐禪外，還有作務的生活。《歷代法寶記》〈弘忍傳〉記載：

弘忍，俗姓周，黃梅人。童真出家，七歲事信大師，年十三入道披衣。其性木訥沈厚，同學輕戲，默然無對。常勤作務，以禮下人。晝則混跡驅給，夜便坐攝至曉，未嘗懈倦，三十年不離信大師左右。



◎「不立佛殿，唯樹法堂」，百丈將傳持正法的自信，表達在寺院建築中。

（本刊資料照片）

其中「晝則混跡驅給，夜便坐攝至曉」一句說明道信當沙彌時的生活內容。在中國的僧團中，做弟子的沙

彌就有義務侍奉師父。對於這樣從事肉體勞動的弘忍，道信重視他為才器，由此也可以知悉作務、坐禪時的修行型態。《楞伽人法志》記載有弘忍在指導弟子的模樣：

自出家處幽居寺，住度弘慈，懷抱貞純。緘口於是非之場，融心於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養，法侶資其足焉。調心唯務渾儀，師獨明其觀照，四儀皆是道場，三業咸為佛事。

這是述說弘忍會下的僧俗，共同以勞動作務當作「佛事」奉行。弘忍的會下也有神秀。《神秀傳》（《宋高僧傳》卷八）記載：

後遇蕪州雙峰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

而關於慧能（六三八——七二三），在敦煌本《六祖壇經》中記載弘忍「發遣慧能，令隨眾作務。……遂差慧能於碓房，踏碓八箇餘月。」當時的禪宗教團，將勞動生產的行為視為當然，可說已完全放棄了小乘戒的規定，而接受純中國式的生活方式為佛事



◎將勞動作務當作「佛事」  
，為禪門的修行觀帶來  
新的詮釋。

（本刊資料照片）



北宋時的宗蹟撰述《禪苑清規》，為的是重視這些沒有文字化的各種問題，將百丈時禪者的足跡全部記錄下來，作為學道的指針。

### 【叢林檔案①】

## 百丈古清規

佐藤達玄

要推知散佚的《百丈古清規》的概略，有下列數種現存的資料：

(一)《宋高僧傳》卷十所收的《懷海傳》(《大正藏》五〇·七七〇下——七七一上)

(二)《景德傳燈錄》卷六的《百丈懷海傳》附錄《禪門規式》(《大正藏》五一·二五〇下)

(三)《禪苑清規》卷十所收的《百丈規繩》(《卍續藏經》一一一冊，八五七——九三七)

(四)《敕修百丈清規》卷八所收的楊億的

《古清規序》(《大正藏》四八·一一五七下——一一五八中)

(五)陳詔的《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大正藏》四八·一一五六中——一一五七下)

其中陳詔的《塔銘》是百丈滅後第四年，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十月三日所建立的碑銘，從中我們可以追尋到百丈的面貌，所以被評估為百丈時代較真實的記錄。但是

(註藥石的名稱是出現在《禪苑清規》卷一《護戒》裡，在此之前藥石是禁止食用的。南宋無量壽的《日用清規》(一一〇九)及以後的清規，大都准許食用。

卻沒有言及清規的存在，能指出的是下列五項：

(一)「行同於眾，故門人力役必等其艱勞。」這句話相當於《古清規序》所述的「普請法」。

(二)禪院的建立，普受伊蒲塞游暢甘貞的經濟援助。

(三)百丈的葬法，並非禪院獨自的規矩，而是遵照佛家的淨行婆羅門葬法。

(四)門人神行梵雲將微言結集編纂成《語本》，連同此《語本》，百丈的佛性說也相傳於後學。

(五)碑的旁邊，大眾決議下列五項作為鑑戒：

1. 塔院常請一大僧及令一沙彌灑掃。
2. 地界內不得置尼台、尼墳塔及俗人家居止。
3. 應有依止及童行出家，悉令依院主人，僧眾並不得各受。
4. 台外及諸處不得置莊園田地。

(編者按：本專輯為佐藤達玄教授於香光尼眾佛學院作「中國佛教與社會——以戒律為中心」專題講座中的部分講稿。佐藤達玄教授曾任日本駒澤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現任駒大名譽教授。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

5. 住山徒眾不得內外私置錢穀。

宇井博士認為《宋高僧傳》卷十所收的《懷海傳》與《景德傳燈錄》卷六所收的《百丈懷海傳》所附《禪門規式》相同，可判定兩文是採自百丈本身所制定的清規。至於百丈所制定的清規，是否確實存在呢？近藤良一認為《百丈清規》當初並沒有成文。而是在十二世紀後半，禪宗宣布成立，編纂燈史類，為使自己的法規權威化才出現，在此之前，那些不成文的規矩，都是以口授方式流傳下來。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有些疑問。

我們都知道，中國出家教團很早就存在某種形式的「僧制」。眾多修行者共同生活或為讓新出家者知悉教團的規矩時，必須提示成文化的規矩，才能保持叢林的權威。在解釋規則時，若僅以口傳，便容易發生異議，清規存在價值就會消失。為了叢林家風的權威，絕對需要成文化的規則，百丈本身所擬的清規，當初應該就已成文化。所以我贊同宇井博士的說法。

# 參禪問道，戒律為先

——北宋禪僧的受戒與遊行



## 戒律為先

承受百丈《古清規》以來以修行為中心的傳統，北宋的禪僧們更加嚴守自己的戒律，過自己的修行生活，他們實踐百丈以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教生活態度。自歷史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從唐代到今天，歷代的禪僧們都是在一種心態下謹守自己的本分，以堅定自己修行的信念。在這樣的的要求下，作為一位禪僧，必得遵守戒律，以了脫生死，達到修行的最終目的。宗頤在《禪苑清規》卷一的《受戒》中記載「參禪問道，戒律為先」，確信修行要以持守戒律為先。

宋代的受戒制度，通常是以成立於唐代的南山律宗所依《四分律》受具足戒為基礎，再加以受持大乘菩薩戒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前後，在中國全土七十二州設置了戒壇，據說全都是依據道宣律師的《戒壇圖經》。宗頤認為受持聲聞戒、菩薩戒是入佛道的第一步，嚴持戒律才能「尸羅清淨，佛法現前」。因此，必須通曉《四分律》所規定的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眾學、七滅諍，以及大乘《梵網經》所說的十重四十八輕，並且要深入瞭解開遮持犯才能持戒清淨。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持守戒律？宗頤因非常重視戒律，在護戒的立場上，他強調飲食生活要如法，他特別提到「不應食」、「非時食」。所謂「不應

食」是指不食用葱韭、薤蒜、園葵、酒肉、魚兔、乳餅、酥酪、蠍蟻卵、豬羊脂，「如遇病緣，寧捨身命，終不以酒肉俗味毀禁戒」。至於「非時食」是小食、藥石、果子、米飯、荳湯、茶汁之類，規定早粥午飯的二時食以外，都是非時食。

「不應食」、「非時食」是根據《四分律》「赴粥食」與「喫食」的作法規定而來。而尋求正師，求道遍歷的禪僧所帶的物品是三衣一鉢、山笠、拄杖、戒刀、祠部筒、鉢囊、鞋袋、枕头、鈴口鞋、脚絣、被單、襯汗、浴巾、浴裙、聖像、經文、茶器等，其他衣物則以經濟狀況允許的範圍內被認可。

佐藤達玄 主講

關世謙 譯

## 遊行需要「公憑」

當時的僧人，應該定住於一定的寺院，如果要旅行他州時，須帶度牒、六念、戒牒以及免丁由，作為身分證明，而且旅行他州必須事先取得憑驗許可。這樣一來，尋求正師，自由遍歷各地的行雲流水生活，只能可望不可得。《禪苑清規》卷一的〈掛搭〉中，記述「公憑」（就是在旅行時，向州官提示自己身分的憑據，申請旅券簽證的文件）：

某院褐紫衣僧某，右某所有，某年文帳，在某寺院供申。今執本名度牒、六念、戒牒共三本，全赴使衛呈驗，欲判公憑。往某處巡禮為地頭。伏乞某官，特賜筆命施行。伏候台旨（或指揮）謹狀年月（用院印）日，具前位。某狀。

針對此一申請文件，會有如下的許可證：

### 僧尼行遊公憑

某州 據在州或某縣某寺院主首或本師保名者亦具言保明本寺院僧或尼姓法名。乞判憑往某州行遊。別無

違礙者右檢准 敕令云云。備坐行遊及亡失度牒戒牒並偽冒等條制今給公憑付僧或尼姓法名。准令。只得詣某州。所至關津呈驗度牒戒牒放行。至所詣處依限繳納。

年月日 給

### 列位依條式

取得了這樣的旅遊許可書才能踏上求道之旅，但地域、目的地、時間均有限制。在旅行中，除了生病之外，不得在一處住宿兩晚以上，參方時間以九十日為限，超過千里者，以半年為限。如果途中發生事故，而超過三十日或要變更目的地時，必須向所在地官司申請變更，並取得許可。這種申請書的形式，就是清規所傳的「公憑」。

具位同前。右某伏為，昨於某月某日，於某某處起判公憑。往某某處巡禮為地頭。今為氣疾發動，前去未得。恐違公憑程限，伏乞批鑿。未敢專擅，伏候裁旨。謹狀。年月（不用印）日，具前位某狀。



◎僧人在受具足戒後，必須再受菩薩戒，是入佛道的第一步。

（本刊資料照片）

如此僧人的遊行都要經申請許可，這表示北宋政府的行政法規相當整然，對於方外的佛教教團，絕不許可自由行動，就以這種徹底的統治措施將教團隸屬於政府。在日本明治時代，也曾下令僧人要住在寺院中修行，不准出寺門佈教、遊方，因此才產生日本的檀家制度（寺院所需由其所在地的信徒供養）。

【專輯——禪宗教團與清規】

# 叢林之設，以衆僧爲本

## ——北宋叢林與世俗的關係



### 了事不惹官方

北宋時期的佛教教團，被強力的中央集權體制所控制，叢林也不可能遠離社會大眾而存在，隨著與外界頻繁的交流，叢林機構本身也得改革。

又因出家者謹畏王法（在禪門口誦中有對帝王、國家的祈禱頌安），表面上是對國家與帝王的權威順從，但內心卻不是如此，廬山慧遠主張佛教教團獨立，不懼國家權力的氣概，存在宗隲的意識裡。清規記載他向修行者說道：「出家之後，禮越常情，不拜君王。」

宋代佛教界，因是在僧官「功德使」的監督下，所以寺院所發生的大

大小小事件都得向僧官報告。清規也記載著官員、檀信、尊宿、僧官以及諸方大德，經常訪問十方洪濟禪院。官員來訪時，都是舉山鄭重歡迎。《禪苑清規》記述其情況如下：

接官之法，（監司、守令，方動衆迎探），知事在三門外，首座以下在三門內，從外爲上。送官之法，首座、大衆從內爲上。並須齊整，不得參差。如接送官員，住持人在法堂上。

如此上自住持，下至知事大衆，威儀端正，肅立接送的禮節，是對官員的最大敬意，也是表示僧人有自己的尊嚴，他不能毀壞自己的身分，必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思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遞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遞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

佐藤達玄 主講  
關世謙 譯

◎宗隲受到慧遠「沙門不敬王者」思想的影響，也主張出家之後不拜君王。

（文節錄自〈沙門不敬王者論〉）

須保持清高。面對官員時的話題內容也有如下限制：

引領賓客相看，並須恭謹，不得妄談無益之事。常須如實讚歎主人、知事、頭首並大眾美事，令人生善，家醜不得外揚。

官員也可能以文書方式對叢林作行政指導，接到文書時，「當懇重讀訖，即時念誦迴向，莊嚴福慧」。教團也服從國家權力，對官僚嚴守敬而

遠之的態度，「與官員書信，尤不得

妄發」。就因為萬事都尊重官員的意向，這些官僚便會以國家權力為靠山，常有橫蠻的態度，清規便提醒修行者對官員應備有警戒心，「了事不惹官方」。可是叢林為了營運方便，表面上不得不顯出對官方的隨順態度，內心卻是「出家之後，禮越常情，不拜君主」，堅持著中國佛教徒的傳統意識。

### 勸化檀信布施，叢林經濟改變

社會情勢變化，修行者人數增加，使得原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的叢林經濟逐漸困難，而不得不移向依靠檀信的方向。隨著叢林與世俗的接近，檀信外護為了表現自己的信仰，將田園資財喜捨給寺院的風氣愈來愈盛，而寺方也極陳布施的功德勸化他們，使依存檀信的傾向更為濃厚。檀信布施潤富了叢林的經濟，所以住持對官員、檀信積極展開教化活動，再派遣街坊、化主，更深化僧團依存檀信的傾向。

雖然禪門重視修行，就在叢林的大勢傾向依存檀信的當時，叢林對於檀信教化的基本姿勢是如何呢？針對此一問題，清規卷十〈勸檀信〉規定教化檀信的三個基本目標：

(一) 在家菩薩，先當事佛，務極嚴謹。

(二) 永斷葷酒，堅守齋法，於諸欲染，誓不擬犯。

(三) 親近知識，發明己見，隨其悟入，如理修行。

並且具體解說勸導入佛道門者應



◎教化檀信「永斷葷酒，堅守齋法」，是清規中「勸檀信」的規定。

(本刊資料照片)

禁「葷酒」，受持五戒與大乘菩薩戒，以持戒的功德解脫煩惱。親近善知識，讀誦大乘經典，皈依三寶，與一切

衆生成就佛道等，啓發大乘菩薩的誓願。另外，對於檀信供養齋食給僧衆，或到寺裡或在家款待時的禮儀作法

，慎護身口意三業，以及勸導不喝酒、不食肉就福德無量，作了平易的教訓。

### 放參鬆弛精進道念

住持愈是忙於營運叢林的事務，就愈沒有時間親自教化山內大衆。以前百丈時代是「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每天早晚住持都會說法，大衆聆聽並提出自己的疑念請益。但三百年後，北宋叢林的情況完全改變了，住持只是「五日陞堂，激揚宗旨」，也就是在每月的初一、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日上堂說法，合計只有六次在法堂，代佛說法的五參上堂或小參的三、八日

（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傍晚，知事、大衆集於方丈，「賓主問酬」只是定期教化而已。就因爲只能定期上堂，所以規定了寮主、直堂之外大衆必須列席，違反者處以重罰。這種嚴格規定的根本理由，就是顯示住持才是體得佛道的活如來的禪宗立場，透過上堂讓大衆體得佛陀的慧命。不過，即使這麼重要的定時說法，有時也不得不中止，所以設定「放參」的規定。

這項規定鬆弛了修行者精進的道念，動搖了叢林原本重視修行的立場，也反映了叢林過渡期的種種現象，所以宗蹟爲了促進修行者的自覺，在《禪苑清規》一開始就提起了「受戒」、「護戒」的問題，更在《龜鏡文》、《自警文》、《一百二十問》、《百丈規繩》重覆指示覺悟道心的學道者應遵循的路標。

### 非常住差使，不得出門

與世俗的交涉趨於頻繁的叢林，僧人有許多機會外出辦事，清規便規定：「非常住差使，不得出門。非大緣事，不得請假。」如有非外出不可的要事，則規定：「請假遊山，只可半月，或過限者須呈祠部，再守堂儀

，如違則準院施行。」

白堂司請假。」

外出以十五日爲限，可是卻也有如下限制：「若欲起離，須守堂儀半月，並點入寮茶訖或聖節上殿罷。臨行告白寮主並上下肩，方可前去。」「結夏未終，堂儀未滿，實有急幹，須

也就是只能在「半月堂儀」終了之後，或在入寮點茶、聖節上殿後才能請假。不過，如有緊急要事，則規定可向堂司申請，准許後才能出門。

## 叢林之設，以衆僧爲本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認可與世俗接觸，卻規定即使在遊行中，遇到叢林有作務時就得立刻歸山，促使叢林的個別修行者變成一個有機組織體，這就是百丈以來，被重視的「普請作務」的規定。

《禪門規式》只規定「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這是在初期叢林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下，農耕、收穫、運水、採薪等一切生活手段，全靠僧人勞動完成，所以僧人自覺勤勞作務就是成就佛道的「佛事」。

《禪苑清規》卻規定即使是住持也沒有理由不去「普請」，就是強調「普請」才是在叢林中不可或缺的佛行。雖然宗蹟在《禪苑清規》裡強調《古清規》「上下均力」的普請規定，但在職事分層負責急速發展的當時，已不可能讓大眾同時做同樣的作務勞動，於是不得不委由各個專職人員。因此，清規不得以宗教立場，說明各職事的職業倫理。

依《禪苑清規》卷八《龜鏡文》中說

明設置叢林的根本要旨，主要是爲衆僧所奉行的生活，應該回歸於「衆僧」，顯示充分顧慮能讓到大衆專心修行的立場。針對這點，有如下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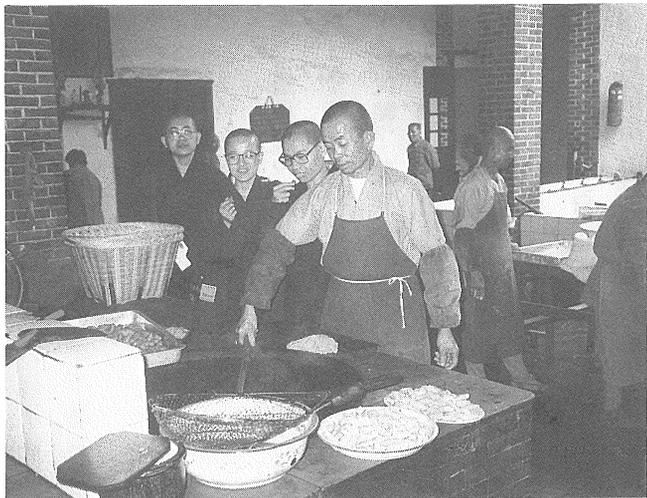
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爲衆僧主典翰墨，故有書狀；爲衆僧守護聖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爲衆僧召請，故有侍者；爲衆僧看守衣鉢，故有寮主；爲衆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爲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

《禪苑清規》又說住持、知事、頭首，盡到了自己的職責，才是奉侍大眾之道，也就是職事完全以修行者爲中心。另一方面，也規定知事、頭首

的任期爲一年，一年後就得離開專職，再回僧堂掛單，成爲大眾一員，專心修行。所以，「職事一年」表示上下的地位並無固定，在任期中也無法利用其地位驅使大眾或橫蠻行事。

◎叢林的創建以衆僧爲本，爲供養衆僧，所以有典座，以護持大眾精進辦道。

(本刊資料照片)



## 遏止叢林弊風

可是這麼好的規定，在元代的叢林就不被遵守了。任期已滿的知事、頭首，非但不回僧堂，且另築「單寮」，大眾則如僕役般為他們所用，僧堂內沒有一個修行僧，可見叢林的辦道理念正隨著時代退化。在《禪苑清規》最顯著的修行者優先的規定是「入浴」的規定，入浴的順序是衆僧——行者——住持、知事，是嚴守下位優先的基本立場。叢林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遵守修行者本位的規矩，精進辦道。

可是，在那麼多的修行者當中，也有忍耐不住清貧辦道而墮落的人，「聖衆內，或有盜竊、酒色及鬥詬汚衆、喧亂不律等事，皆集衆棄逐出院

### 【叢林檔案②】

## 《禪苑清規》中的叢林機構

佐藤達玄

北宋真定府（河北省正定縣）十方洪濟禪院的住持慈覺大師宗頤，爲了復興百丈古清規，制定符合時代的叢林生活規範，從元符二年（一〇九〇）至崇寧二年（一一〇三）五年當中，遍訪十方叢林，網羅種種規範，撰寫

，不從即聞公。」如果是輕微的罪行，則以「晚參庫堂內，指約戒勵」來處置，而不得在官員等外護者的面前告發。若有人以僧形混入清淨的大眾之內，傷及大眾的和合或犯重罪，維那都可以不經官員而檢舉罪犯，在大眾面前杖打、焚鉢，從偏門驅逐。這種作法，顯示叢林處罰犯過者的自主性，及堅持百丈以來重視修行的立場。

以上所述，都是說明僧衆如何在戒律的儀軌中生活，不論是在寺院或面對群衆都是如此，擔當職事也是在有原則之下，維持僧團的和合與精進，這一切都是提醒我們做一個出家的佛弟子，所作所爲都要根據戒律的精神，貫徹在生活上。

成《禪苑清規》。當時百丈的《古清規》已經散佚不全，從《古清規》成立（八一四）到撰述《禪苑清規》的崇寧二年（一一〇三），歷經三百年之久，這其中社會、政治環境與禪門中一切人事，皆有很大的變遷，可以說禪門三百年間的變化都記載在其中，所以，《禪苑清規》一出，大受天下叢林的歡迎。



◎說法、陸座、布薩等是叢林生活中的基本行事。

（本刊資料照片）

至今仍存的《禪苑清規》有六種不同的版本，可分爲舊岩崎文庫本（含五山版本）、高麗版本（小板機融先生所藏）、金澤文庫本與寶永版本等四種系統。其中高麗版本對於各卷目的分類配列最爲妥當，其概略內容如下：

第一卷包括受戒、護戒、辦道具、裝包

、且過、掛搭、赴粥飯、赴茶湯、請因緣、入室等十項目。強調出家者必須併受聲聞戒、菩薩戒，徹底實踐持戒持律的生活態度，細述把握道心的基本理念。

第二卷包括上堂、念誦、小參、結夏、解夏、冬年人事、巡察、迎接、請知事等九項目。細述以五參上堂，三八念誦等公定行事為基礎的叢林諸行事。

第三卷包括監院、維那、典座、直歲、下知事、請頭首、首座、書狀、藏主等九項目。規定各職事的性質與職務內容。

第四卷包括知客、庫頭、浴主、街坊、水頭、炭頭、華嚴頭、磨頭、園頭、莊主、廨院主、延壽堂主、淨頭、殿主、鐘頭、聖僧侍者、爐頭、直堂、寮主、寮首座、堂頭侍者等項目。規定頭首以及諸小頭首的性質與職務內容。

第五卷包括化主、下頭首、堂頭煎點、僧堂內煎點、知事頭首點茶、入寮蠟次煎點、眾中特為煎點、眾中特為尊長煎點等八項目。細述叢林茶禮當中的各種點茶作法。

第六卷包括法眷及入室弟子特為堂頭煎點、通眾煎點燒香法、置食特為、謝茶、看藏經、中筵齋、出入、警眾、馳書、發書、受書、將息參堂等十二項目。細述檀信外護者以及修行僧的生活威儀。

第七卷包括大小便利、亡僧、請立僧、請尊宿、尊宿受疏、尊宿入院、尊宿住持、尊宿遷化、退院等九項目。細述有關尊宿的諸事項。

第八卷包括龜鏡文、坐禪儀、自警文、一百二十問、誡沙彌等五項目。細述設置叢林的意義與生活上的諸項規定。

第九卷包括沙彌受戒文、訓童行等二項目。細述針對沙彌、童行的訓誡事項。

第十卷包括勸檀信、齋僧儀、百丈規繩頌等三項目。綜合說明檀信持戒持律的生活，皈依三寶與大乘菩薩的誓願，將齋食供養給僧人時的禮儀。

歸納以上內容，《禪苑清規》可能是以《百丈規繩頌》為基礎，再予增補，顯示宗隲要復原《百丈古清規》的企圖。第一卷到第十卷所記載的內容，包攬了禪院原初的樸素辦道型態，一直到相當進化的普及化茶禮，樸素的禪僧生活，經漫長歲月而步入玩弄風流的貴族社會，也就是從原始叢林變成高度成長的禪院雅居。無論如何，《禪苑清規》告訴我們北宋時期叢林生活威儀的實際情況。它的特色是自百丈時代自給自足的叢林經濟體制逐漸發生困難，而不得不從自給體制徐徐移轉到檀信依存體制的過渡期現象。

叢林與社會的交往愈頻繁，愈須明確規

定世俗與出家的立場，也就會更要求叢林的守法生活。這是向一般民眾展示佛法具有的權威，以及隨順佛法宗教生活的可貴，所以才會在《勸檀信》與《齋僧儀》中積極向檀信勸導持戒持律的生活。另外也因與檀信的接觸及與官員的交涉愈來愈頻繁，住持沒有充裕的時間指導修行者，於是就產生「放參」的情況。

隨著叢林機構的擴大與經濟生活的活潑化，各種建築物產生，叢林也漸次膨脹。那麼，《禪苑清規》卷十所述的叢林規模，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清規所記載的各種事項，可能就是宗隲所住持的叢林實態。叢林內建造物有列名的是大殿、法堂、僧堂、庫司、眾寮、浴室、三門、真堂、方丈、藏殿、土地堂、童行堂、延壽堂、閣、塔、羅漢堂、水陸堂、廨院、莊舍、油房。其他應該還有當然存在的東司、鐘樓、家畜小屋、磨院。

為營運叢林而設的職位，在《古清規》只有十務，但在《禪苑清規》則包括知事、頭首、小頭首，共列有四十多種職位。如此增建建築物，增加職位，表示禪宗教團的規模日益增大，這與《敕修百丈清規》所記載的叢林相差不多，可以推斷叢林是以四、五百名僧眾與莊園勞動者所構成。

# 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六)

釋悟因

## 戒盜類

### 〔盜戒(波羅夷第二)〕

若比丘尼，在聚落，若空處，不與，懷盜心取，隨所盜物，若為王，若王大臣所捉，若殺、若縛、若驅出國，「汝是賊、汝癡、汝無所知」，若比丘尼作如是不與取，是比丘尼波羅夷不共住。

### ◎盜戒是最複雜的戒

盜戒屬於性戒，是所有戒律裡最難持的一條戒，俗話常說：「大戒不犯，小戒不斷」，正是最好寫照。因為盜戒十分複雜，在藏經中所佔的卷帙也最長，《僧祇律》有五卷、《十誦律》四卷、《善見律》三卷、《南山誌鈔》二卷。相形之下，淫戒反而比較容易持守，它牽涉的是自己的私生活，只要時時檢點，且對一些小問題加以防犯的話，可以持守得很莊嚴，但偷盜戒的持守就不若淫戒單純了。

盜戒之所以不易持守，在於它牽涉的層面廣、關係多重。「盜」稱為「不與取」，「不與」是指他人沒有給與，自己私自拿取。例如現在我手上的一千元，是某新戒比丘尼班長為班上保管的錢，這錢原來是用來繳相片費的，所有權是那一班的新戒比丘尼，但我想向這位班長要這筆錢，他有權布施給我嗎？他當然沒有權利答應，因為他只有保管權，沒有使用權。假如他不布施給我，我卻不還他呢？那就是在大家面前侵佔。如果我把這中華民國的紙幣撕毀，便會觸犯法律。而這張一千元是施主供養法師的，因此它又是僧寶的錢。所以目前這一千元就是屬於某國錢幣、權利歸屬者、歸屬者的身分——僧寶等多重關係。

如果我把這一千元拿去印經、塑佛像或打齋供眾，有人可能認為這是積功德啊！但問題是功德歸功德，在取得的過程中，若未經允許就是犯戒，這二者應該分清楚。所以，大家要先瞭解保管權、使用權、擁有權，這

其中有功德，也有罪過，包含了三寶物、國家物、個人物等多重關係，所以它比較複雜。

### ●由經濟生活談盜戒

盜戒所談的是錢財、物品的取得等問題，也就是生存所需的資具。一般而言，殺人是毀壞「內命」，就是斷他人的生命；而偷盜是非法侵佔「外命」，就是侵奪別人賴以維生的生存條件。在所有戒律中，包括菩薩戒、五戒、十戒都把戒殺生列於第一，其次是偷盜戒，再來才說淫戒。而比丘尼戒第一重戒是淫戒，第二是盜戒，第三才是殺生戒，這點與其他種戒不同。

這裡談到佛教團體的經濟生活與大社會、個人之間的關係。經濟生活包括錢財、食、衣、住、行、醫藥，乃至用一張衛生紙、開個水龍頭、用電等，這些全部都是經濟生活，可說非常廣泛且複雜！

其實「不貪不取」不是出家人才有的戒律，在家時，父母親、學校的教育也教導要養具這種品德。但在佛門裡要求更嚴謹且更徹底，如果犯根本的盜戒，是不容許住在僧團的。所以要使自己修行沒有障礙的話，對這些都要非常清楚。

### ●戒文釋義

「若比丘尼」是指能犯的人，「在聚落，若空處」是指產生偷盜行為的處所。聚落是人聚居、有界限的地方，空處是沒有人的地方，無人的地方怎會犯偷盜戒呢？如果園、菜園、稻田，都是無人居住的空處，其中的農作

物長得很好，主人還沒收成而我偷偷收成，就是犯盜戒。再說如濁水溪裡的沙石，是屬於國家的，我們也不能以採挖。所以，特別舉出空處，是說明不論有人或無人的地方都有可能犯盜戒。「不與」是指擁有者沒有給與，也就是所有權尚未轉移。「懷盜心取」就是存心偷取，不論是偷、搶、騙、詐，都算懷盜心。「隨所盜物」是指隨他所盜的物品判罪，若所盜的是重物，就犯波羅夷罪，若非重物，就依輕重分別有不同的罪相，或偷蘭遮或突吉羅。

「王與王大臣」就是指現在的國家統治者或執法單位，如警察局或法院等各種執法的單位。「所抓」就是被王、王大臣抓到了。「若殺、若縛、若驅出國」就是指被懲治，懲治的方法有——「殺」是判死刑；「縛」是綁起來或拘禁；「驅出國」是驅逐出境；「汝是賊、汝癡、汝無所知」是訓誡；「你是盜賊、你愚癡、你一無所知」，這就是世俗的懲治方法。「若比丘尼作如是不與取」，如果比丘尼未獲允許，就做了拿取的行為，便犯波羅夷，她是不能與僧團大眾共住的。

這條戒所制的罪有兩重，如果比丘尼犯了偷盜，不但有國家的執法單位出來處罰，僧團也要將她擯除，不與她共住。這點與淫戒不同，犯淫戒在國法是告訴乃論，而犯盜戒同時會受到國家與僧團的處置。

### ●具六緣成犯

(一)有主物；

(二)有主物想；

(三)有盜心；

(四)是重物；

(五)興方便；

(六)舉離本處：如把東西由他人口袋轉到自己口袋；從他的銀行帳戶轉到我的帳戶裡，儘管還是同一家銀行，但所有權人已經變了名字，這都是「舉離本處」。

### ●制戒因緣

此戒當機者是檀尼迦比丘，制戒地點在摩竭陀國羅越城的耆闍崛山。檀尼迦比丘未出家時是燒陶師，出家後在山上的一間破舊的茅屋裡用功，有天他下山托鉢，回來時發現茅屋不見了，原來是被山下撿柴火的人當柴火挑回家了。他沒房子住，就想蓋間陶屋，這樣就不會被搬走了。於是他把泥巴堆積起來，再從山上撿了很多樹枝來燒泥作成磚瓦。蓋好後，房子磚瓦是赤紅色的，非常醒目，遠遠地就能看見。

有天佛陀剛好經過，他遠遠看到一棟很奇怪的房子，便問起那房子是誰的，其他比丘說：「那是檀尼迦比丘的！」佛陀說：「怎麼蓋這種冬冷夏熱，空氣又不流通的房子！我曾說過不許比丘蓋房子，去把它拆掉！」（這說法未見於《四分律》，其他律藏如此記載，引之說明。）當大家正在搗毀房子時，檀尼迦比丘回來了，他一見便問：「你們怎麼可以拆我的房子！」他們說：「我們並不是有意和你作對，是佛陀說不可以蓋這房子！」檀

尼迦比丘只好任房子被拆掉了。

沒房子住以後，他又想用木頭蓋房子，於是就去找頻婆娑羅王手下專門為國王看顧木材的工人。這人與他從小是鄰居，兩人交情不錯，他就告訴他：「你知道嗎？國王說要給我木材！我現在需要木材。」守材人就問：「國王真的要給你嗎？」是啊！國王說木材要給我！守材人不疑有他地任他挑選。於是他拿起鋸子、斧頭去砍木頭，蓋了一間冬暖夏涼的木頭精舍住將起來。

有天有位專門管理城裡財物、庫藏的大臣，看到一堆木材變得狼籍不堪，便問守材人：「你怎麼把木材弄成這樣？」他就說是國王答應比丘來取木材。「國王怎麼會答應他，要給怎麼不給次級的？這些好的木材是要蓋王宮的，國王忘記了嗎？」於是他就去問國王，國王說：「我不記得會答應要給任何人木材。」大臣於是將守材人抓來對質，就在守材人被抓進宮前，他急急跑到檀尼迦比丘的住處：「大德！現在出事了！你要來救救我啊！」比丘聽完守材人的敘述便說：「沒有關係！你先走，我隨後就到！」到達王宮後，頻婆娑羅王問檀尼迦比丘：「我什麼時候答應要給你木材？」他說：「有啊！你登基時曾說只要你在位，國境內沙門、婆羅門，知慚愧且好樂學戒的人，草木與水可隨意取用！所以我現在取用木頭啊！」頻婆娑羅王聽了便說：「我剛登基時，確實說過這句話，但我所說的是指無主物，不是有主物，現在你取的是有主物，所以你犯罪應死！」頻婆娑羅王將檀

尼迦比丘判死刑後，繼之一想，自己是個剎利水澆頭王，又是學佛的人，怎麼能爲了這麼一些木材就判一個出家人死刑？後來就訓誡他：「你是賊、你愚癡、你無所知。」之後將他釋回。

大臣們一聽，群情嘩然地說：「這國家簡直沒有法度了！那裡有犯了這麼重的罪，結果只是呵責後釋回！他們不斷地談論：「這樣的話，國家法律怎麼執行？」接著所有學佛的居士或一般民衆就譏嫌沙門釋子沒有慚愧、沒有畏懼而且不與而取，卻又說自己是知道正法。「國王的東西尙且都可以拿，老百姓的東西他會看在眼里嗎？」我們從此不再學佛！」我們的村莊不准出家人進來！那些清淨的比丘聽到消息就開始呵責檀尼迦比丘，並稟告佛陀。佛陀便問檀尼迦比丘：「你確實犯了這些事嗎？」是的！」檀尼迦比丘回答。當時佛陀身旁有位曾在朝中作過大臣的迦羅比丘，佛陀便問他：「以我們國家的法律，偷盜時偷多少會判死刑？」他回答：「五錢、值五錢。」佛陀便制盜戒，凡比丘、比丘尼不與取達到五錢或值五錢即犯此戒，判波羅夷罪，由僧團先制裁後，再交給國家法律制裁。

### ●五錢與值五錢

具上述六個條件就算犯偷盜的波羅夷罪，六緣當中的第四「重物」是五錢或值五錢，而這「五錢、值五錢」，因爲古今中外的幣值不同，因此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五錢或價值等同五錢，以現在的幣值該如何換算？可以買多少布，多少食物或折成多少銀元？這是個詮釋的問

題。有三種說法：第一是依當時王舍城國法用何等錢，以它爲限；第二是隨有佛法的處所用何等錢，就以它爲限；第三是隨有佛法處，依當地國法的制訂，認爲偷盜幾物即判定死刑的標準，以它爲限，來判定僧團不共住的標準，這是三種不同的計算方式。

第一種依當時王舍城的國法，偷盜判死刑的重物極限，目前我們實在無從折算，不過我們從佛陀問迦羅比丘的話可以知道，當時佛陀還是依王舍城的國法，看偷盜多少判死刑，以此五錢、值五錢作爲判定重物的標準。第二種隨有佛法處，是隨佛法弘化所到的國家，他們用什麼錢，就用那種錢的五錢或值五錢重物來判定。第三種就是隨佛法傳到什麼國家，而在該國國法裡盜多少重物裁定死刑，以此作爲判定重物的標準。前兩種依五錢、值五錢來折算，後一種依重物裁定死刑的標準來看。對於五錢與值五錢的詮釋上，不僅需兼顧制戒立意，還要衡量古今中外的幣值換算及各國法律的制裁辦法等等。

至於檀尼迦比丘所犯的情況來看，他是在最初未制戒時犯的，如果制戒，他是犯偷盜的波羅夷，是不共住的，如果不是頻婆娑羅王的特赦，他就是死刑犯了。假如現在有位出家人，用現代的語彙來說，犯偷盜罪或成爲經濟犯被判死刑，佛教僧團要先採取減損、不共住的處分，然而衡諸事實，現在有很多國家的法律，已廢除死刑，因此偷盜五錢、值五錢的法律與戒律間的關係仍需要重新解決。（下期待續）

【春風化雨】

# 毘舍離去來

釋悟因

一九九五年初春，我來到印度，從新德里飛到巴特那，再轉往毘舍離。我在毘舍離周圍逗留，巡行佛陀在世的遺址。當足跡逐漸踏遍毘舍離，印度佛教過去的縮影愈形清晰，佛陀的言行、身影更覺歷歷時，一股無言的感傷卻悄悄襲上心頭。今昔之比，是如此懸殊，令人震撼，讓佛弟子的我，有不敢面對的隱痛。

毘舍離是一座古老的印度城市，佛陀在世時，常在

此處說法。佛陀在涅槃前仍行腳各處，最後行化到吠舍離，他知道自己即將涅槃，在與阿難從毘舍離動身前往拘尸那時，回首作最後的凝望。隨行者的阿難豈知這一望，竟成永訣；這一站，竟成了佛陀最後行化的終站！在無盡的回憶、悲泣聲中，只有毘舍離與他默然相對。

毘舍離在佛陀回首凝望的二千四百年後，依舊牽引著人們淒然的眼神，望向佛陀遠去的背影。

## 進入毘舍離

到毘舍離，要從新德里轉機到巴特那，再從巴特那轉車往毘舍離。巴特那（Patna）位於恆河中游，是阿育王時代摩羯陀國的首都波吒釐子城（Pataliputra），現今是印度比哈爾省的首府，毘舍離就在巴特那之西，兩地相距有二小時的路程，那爛陀就在巴特那南方五十五英里，由那爛陀往西南走約四英里，就是著名的王舍城了。以巴特那為中心，圍繞著毘舍離、那爛陀、王舍城、靈鷲山、菩提伽耶、鹿野苑，佛陀的說法就這樣隨著足跡所到之處慢慢蔓延開去。

## 【印度教盛況一瞥——攜神同遊】

我們在巴特那匆匆登上當地的遊覽車直奔毘舍離，那車身佈滿了鮮豔奪目的彩繪，像極了一位胖姑娘穿著花衣裳，招搖地行過市街，車內供奉著的毘濕奴神——印度教主神，也穿戴著無數花環，隨車行遍各處。之前，在瓦拉那西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的景況已讓來自外地的我吃驚，沒想到在這裡，連在馬路上跑的遊覽車竟也會是一座小小活動的神壇，印度教信仰的深入民間可見一斑。

到毘舍離的公路上，剛鋪設的柏油路面寬闊平坦，沿途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低矮的屋舍如星棋聚集羅列，好一片農村靜謐的景象。中間經過三、四個檢查哨，只見整排大兵荷槍嚴陣以待，草色的軍服為恬靜的春意帶

來一股肅殺之氣。每到一個檢查哨，司機和助理便忙著跳上跳下地送文件接受「通關」檢查，當地小販更是沒閒著，乘機不斷地從車窗、車門提進開水和切好的水果叫賣，此起彼落的吆喝聲劃破等待檢查時的靜默。

## 古城聖跡巡禮

### 「佛教的象徵——阿育王石柱」

阿育王石柱遠遠地在地平線上矗立著，當年繁榮一時的毘舍離到了！

此處阿育王石柱的特徵是石柱頂上只站立著一頭獅子的雕像（不像他處有四頭雕像），獅子雄猛威嚴的挺立著，象徵佛陀說法像百獸之王的獅子發獅子吼，震撼宇宙天地的闍冥，亦訴說著阿育王對佛陀的孺慕與景仰。千百年來，石柱的獅子化身為守衛，以牠炯炯的雙眼，守衛著佛陀的舍利，任脚下滄海桑田、人事遷移，任城起城塌、繁華荒蕪，阿育王以這方小小的天地、一頭獅子的象徵，訴說佛陀的故事、佛教的興衰，它和其他佛教聖跡一樣，指引著無數佛教徒回到此地尋找佛法的原鄉。

### 「毘舍離的佛教滄桑史」

毘舍離又稱作毘耶離、吠舍離，是古印度的國名，也是古印度六大城市之一，中譯為廣嚴城，雖不比舍衛

城、菩提伽耶、鹿野苑有名，但聖跡相當多，從佛世到佛滅後百年，乃至到第二次結集時，一直是印度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地方。

在毘舍離東北方的遺跡有維摩詰的說法處、菴婆波梨女的故事；東方有舍利弗等證果處，阿難度江中流捨身入滅處、大愛道比丘尼入滅處；西北方的塔，則是佛陀最後佇立回首觀望毘舍離的地方，睹物思人，過去聖賢種種教化行誼，於此刻以不可思議的威神之力，化現在亙古時空的交會點上……



◎阿育王石柱訴說著佛陀的故事，指引無數佛教徒到毘舍離尋找佛法的原鄉。(攝影：釋見重)

西元六三一年，玄奘大師來印度求法時，他記下了在毘舍離的見聞：「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菓茂盛，……風俗淳實，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唐西域記》）在玄奘大師來訪的那一年，毘舍離依然靜默，而比起佛陀當年回望時的靜默更多了許多寂寥。

當我們來到時，已看不到沙門或廟宇，附近的塔院都已毀壞，只剩下磚塊、柱基，有位當地居民從一間鎖著的小屋中取出幾片塵封的瓦片、磚頭、土塊，說是印度考古學家挖掘出來的遺物，磚瓦已相當腐化，完全不見當年的色澤，只有歲月的痕跡，殘缺不全地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是經聲琅琅、僧影穿梭。

附近有棵大榕樹，傳說有位從中國來的善修和尚，在這樹上修行十六年，堪稱是民國以來的鳥窠禪師。太虛大師在民國二十八年首抵印度時還看到他，我們來時已不見他的蹤跡，只能對著大樹憑弔一番。其實此行在鹿野苑、菩提伽耶、那爛陀附近的中華佛寺，還可看到

## 毘舍離的社會、文化

### 「神的憤怒」

在到毘舍離及在毘舍離城觀光的路上，都可看到一種特有的「車頂文化」，擦身而過的汽車，不論是載人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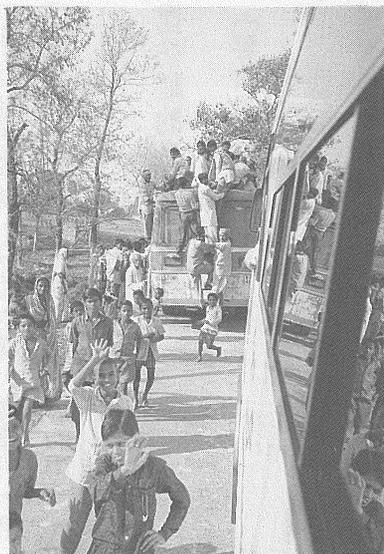


◎在溯源佛教史時，毘舍離站立在歷史長流中的身影，令人不得不一再回顧。

（圖為位於毘舍離的維摩詰說法處塔。本刊資料照片）

幾位中國佛教的老和尚，如悟謙、悟光、慧定法師等，為將佛教回饋印度，在異鄉受盡折磨，鞠躬盡瘁。而在毘舍離，佛教復興的跡象似乎更為渺茫。

載貨都有彩繪，許多人堆坐在車頂上，像是逃難時才可見到的景觀似的，看得我提心吊膽，但他們卻若無其事地直往車頂上爬，好像坐車要坐在車頂上是件天經地義的事。



◎古老的印度，猶如車頂堆滿乘客的公車，在現代化的路上躑躅而行。  
(攝影：釋見重)

「樹蔭下的讀書聲」  
 蓊蓊鬱鬱的樹蔭下，孩子們正在上課，沒有桌椅，老師和學生都席地而坐，分成好幾班，每班大約二十人左右。或有在路邊上課的，當車輛經過時，學生都得起立讓車通過後，再坐下來繼續上課，鄰近有家商店突然放出熱門音樂以招攬顧客，那老師趕忙去制止。雖然上課的環境非常不理想，但比之於孟買市郊成群在垃圾堆上嬉戲的孩子，我感覺他們是安詳、幸福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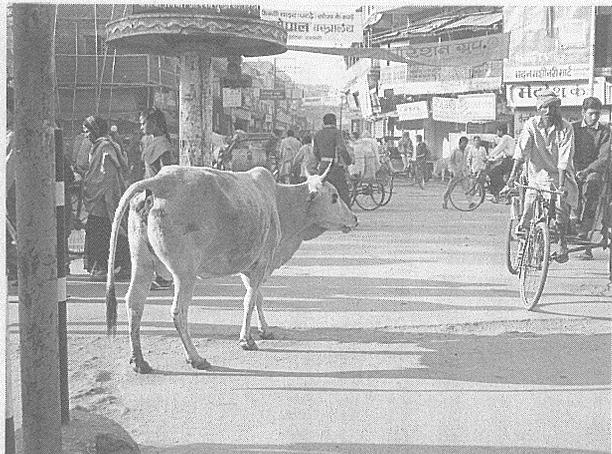
偶爾在路旁會看到很小的攤位，地上只放置一個小罈或甕，一兩支瓶子盛著白色乳液，我好奇地問當地導遊那賣的是什麼，他說那是棕櫚樹的汁經發酵變成的酒。突然他話鋒一轉，生氣地表示最討厭有人竟然在白天賣酒，讓人喝了不工作，人若是不工作會引來濕婆神的懲罰。這又引起我的好奇：「神在什麼情況會出來懲罰人？」他表情嚴肅地回答：「當人們只為自己著想，只想吃喝玩樂，不肯工作，也不肯做好事時，神就會生氣懲罰人。」

我回憶沿途所見景觀，在毘舍離幾乎看不到山丘或岩石，卻有較多的棕櫚樹和農田，顯然這裡的水源比較充足。成列的棕櫚樹高高聳立在午後的晴空中，樹姿搖曳，煞是好看。仔細一瞧，在遠遠的樹梢上就有婦女在接樹汁，不知她們穿著那一身沙麗是如何爬上樹的？那些酒要釀給良人喝還是爲了要糊口謀生？

耳裡聽著小朋友琅琅的讀書聲，我好奇地想知道他們是以什麼語文上課，導遊說印度的語言文字至今仍未統一，各種種族、階級、語言相當分歧，政府行文都是以地方方言並附上英文，但英文並不是普遍的人都看得懂，這是當年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東印度公司的傑作。

### 〔神聖傳統〕

當地有一個村落正在做法事，麥克風遠遠傳出唱誦聲，導遊叮囑我們不要靠近，唯恐會招來晦氣。農家門前的空地上，成堆成串的辣椒在陽光下曝曬著。這裡有較多的牛，與在北部所見有較多的駱駝、馬匹和騾子的景況不同。這裡的牛都在田裡犁田，不像在孟買所見的牛都在柏油路上閒逛。不過，據導遊說，無論是在印度的那個地方，崇敬牛的神聖傳統仍然維持到現在。如果牛執意要在柏油路上，所有的行人、車輛都得等待，若不幸遇到牛在路上大解，就不知要耗上多少時間才能重



◎在印度人的生活裡，許多神聖的傳統依然被遵循著。

(攝影：釋見重)

新上路，如果稍有不耐，牠還會站著瞪人呢！

導遊是加爾各答的婆羅門族，講加爾各答語，畢業於尼赫魯大學，又曾到過中國北京，學會一口北京話。一知道他是婆羅門，立即引起我們一行人的興趣，紛紛

### 憶毘舍離佛教史事

走過佛陀足跡所到之處，我憶念著佛陀走過的泥土，憶念著當年發生在脚下這塊土地上的每件事。

#### 〔維摩詰的說法〕

在維摩詰說法處塔下，我遙想當年維摩詰居士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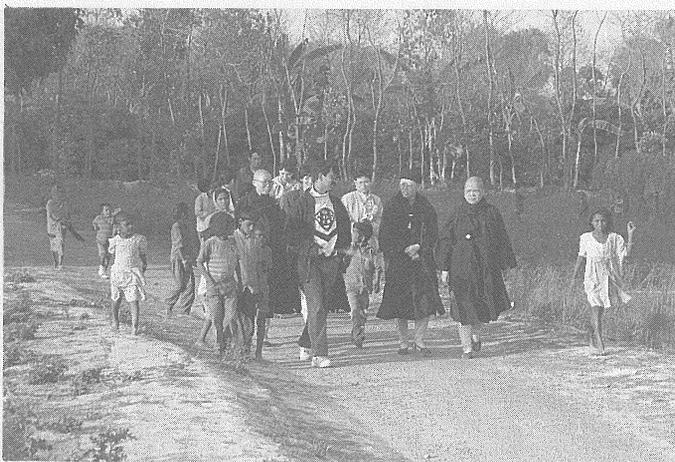
問他許多有關婆羅門的事，他說某些人自恃是婆羅門，而不願去做各種職業，不少人因此餓死，他個人並不作興展示這種階級的標籤，並認為階級觀念會影響到社會團結。但我感覺到印度的階級，非只在教育、職業、宗教來劃分，更多是以不通婚來設限的。

#### 〔行乞的小孩〕

在距離阿育王石柱三十分鐘車程之外的地方，我們巡禮了八王分舍利之處，它有著覆鉢形的屋頂，門前花草繁茂，看似一座廢墟，但仍有有人在照顧著！我看到一個男孩正在屋下讀英文，那專注的神情令人好生感動，本想給他一點錢，導遊說錢要給他父親，我們只好照辦。當我們給錢時，環繞在身旁的村民小孩，大約有七、八十人都伸出手，弄得我一時手足無措，只好交給導遊去發放了。

在行乞的小手和眼神中，印度的希望與前途看起來是那麼模糊、飄渺而不可捉摸。

生病，佛陀令舍利弗等十大弟子、彌勒等大菩薩去探病，他們懷著平常被駁斥得啞口無言的經驗不敢前往，卻在文殊菩薩的率領下走入維摩詰的方丈之室，論說不二法門，而維摩詰以一在家居士修學佛法，縱橫於講論處、學堂、酒肆，為眾說法，其大乘的闊達、機譬比之於



◎多元複雜的種族、語言  
與嚴格的階級制度，影  
響到印度社會的團結。

(圖為如影隨形般行乞的孩  
子們。攝影：釋見重)

小乘的自然淳樸，形成強烈的對比。

### 〔菴婆波梨的供養〕

我憶起菴婆波梨供養佛陀的故事。

菴婆波梨是一位淫女。根據《遊行經》的記載，佛陀與弟子們抵達毘舍離，大家止宿在菴婆波梨的大花園裡，她不但供佛齋食，還將花園供養佛陀。

當時城中的富豪離車族五百人，得知佛在菴婆波梨的花園停留，馬上寶車嚴駕趕來，當兩隊人馬在中途相遇時，「車行奔疾，與彼寶車，共相鉤撥，損折幢蓋，

而不避道」，離車族責備說：「汝恃何勢，而不避道，衝撥我車，損斯塵蓋？」於是她說要趕回家設齋供佛，才車行疾速。離車族人便出高價要菴婆波梨讓出供佛的機會，交換的價碼是十六倍百千兩金，但菴婆波梨並沒有答應出讓，結果那天佛陀及大眾接受她的供養。

這段記錄說出了離車族人在當地的勢力，而佛陀並不因為離車族的勢力便捨棄菴婆波梨的供養，益增我懷念佛陀平等看待一切眾生的慈愛！

### 〔不度賊女出家〕

毘舍離有著另一些歷史故事，如當年追逐在池邊的獼猴，持佛陀的鉢上樹取蜜供養佛陀；有好幾條比丘、比丘尼戒也在這裡發生，其中之一是發生在當地大富豪貴的離車族家裡。

有天，離車族大富人家的婦女穿戴著金飾珠寶，浩浩蕩蕩地出遊，正在休息時，金飾被一賊女搶走了，賊女拔腿飛奔後逃入鄰國，且在鄰國摩羯陀國的佛寺出家。國王頻婆娑羅王虔信佛教，對三寶護持禮遇，發願不治僧人之罪。當離車族人前來捉賊時，發現那賊女已出家而不能拿她治罪，於是引起兩國間社會群眾的諍論、譏嫌，因此佛陀才制定不可度賊女或逃避債務、刑罰或只為討生活的人加入僧團。

佛陀的社會現實性，由此可見一斑！他制定戒律以制止濫收僧侶，因為偽沙門的混入，只會引起社會譏嫌

與造成僧團的負擔，這是從個人的出家動機來看個人與僧團、社會的關係。事實上，維護、提昇僧團成員的素質，才能進一步談及僧團在社會的地位。在今世，什麼樣的人可能混跡僧團呢？各種人都有可能，其中最不好

辨識的是只為貪圖佛教利養的人。有動機不純的人湧進僧團，則「穿戴僧衣的獅子身中蟲」就會腐蝕佛教的根基，而讓佛教一步步走向衰亡。佛陀「以戒為師」的諄諄教誨剎那間湧上心頭！

### 回首凝望的佛陀

在歷史上衆多走過毘舍離的身影中，佛陀應是最令人懷念的一位吧！

而笑？」佛陀說：「我今所以向城微笑者，正為最後見此城。」

八十歲那一年，佛陀從那爛陀北行到巴特那，渡過恆河，經拘利林與那提迦林來到毘舍離，住在菴婆波梨林，接受菴婆波梨的供養，接著又到竹林寺結夏安居，在遮波羅廟決定三個月後入於涅槃。那時魔王請佛入滅，佛陀說了有名的偈語：「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在出毘舍離即將往拘尸那的那天，佛陀回頭凝望毘舍離而笑，阿難問：「世尊！何故迴顧向城

佛陀就在這回首一笑中，宣布了自己將入涅槃。說者的眼神仍如過往一樣安詳，嘴角那淺淺的笑意依舊自在，但聽者如受到晴天霹靂，淚眼早已婆娑，村民離車族人扶老攜幼相偕到河邊送行，悲號聲中，離情依依！當年毘舍離無言地默送著佛陀老邁的身影離去，如今我則在頹圮的塔院、塵封的磚瓦裡看著當年的毘舍離走入歷史。

### 等待黎明的毘舍離

佛陀滅後百年，佛教史上第二次結集在毘舍離舉行，由耶舍長老發起，因他看到跋耆族比丘犯非法十事，引起跋耆族與波利族共諍，於是召集七百比丘來共同斷定十事是否非法，這也是使教團最後分成上座部與大眾部二大部派的主因。

毘舍離在佛世與佛滅後見證了佛教歷史的發展，使得我們在追懷佛陀、溯源佛教史時，不得不看見毘舍離

站立在歷史長流中的身影。

在離開毘舍離趕往菩提伽耶的路上，夜幕垂垂低下，沿途沒有路燈，到處一片漆黑，只有車燈照著前面幾公尺的柏油路，偶爾可見從遠處人家窗內透出昏黃閃爍的煤油小燈，看不到趴在膝上寫家課的孩子，看不到樹梢上接樹汁的婦女，毘舍離在靜靜的黑夜裡等待另一個黎明……

# 對成人教育的幾個基本思考(上)

釋見咸

成人教育是一個在本世紀興起且發展迅速的教育領域。快速發展的科技大力地改變了這個世界，新的技術代替了舊有的勞力，也帶來了新的行業與工作，這些都是在世紀前難以想像的。舊有的學習與知識已不足以滿足新改變的需要，而新的工作方式與機會也影響了家庭的結構、家人間的關係、個人的生活節奏，在在引發了各類新的社會問題。

面對這些新的挑戰，今日的成人已發覺新學習與繼續學習是相當需要的。終身學習並不是某些人的特權或抉擇，相反地，它是個現時代的趨勢，在台灣，成教起步雖晚，但也吸引了個人與政府愈來愈多的注意。所以今日的成教工作者必須有更完整而根本的思考，才足以面對這樣的需求與挑戰。成教教育者如何幫助成人學習？成人學習的基本理念是什麼？應該為成人設計怎樣的

課程？什麼是較理想的教學方式？教學者在成人學習中要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些問題都會影響未來的成人教育。因為今日的成人學習者的教育需要日益複雜，教育者必須有新的瞭解與準備才能更實質地幫助成人學習，所以有必要在方法與理論上掌握其發展。

任何一個教育者對教育的看法與思考都會受到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個人的天資、傾向、生長、受教育的環境，以及所處社會的文化傳統與特性等。以下個人將利用從生長社會中的所學，加上對佛教哲學的瞭解，補以西方教育哲學上的研究，從而提出一些針對今日成教工作的基本思考。這些思考不僅是用於佛教成教事業的發展，也適用於其他的成人學習活動。以下即就成人學習者、成教的目的、學習的內容、教與學及課程發展等課題進行討論。

## 成人學習者的本質

在討論成人學習前，對人類本質的瞭解將有助於進一步的探討。在基督教的聖經上明載人類乃萬能上帝的創造物。但事實上，當人類出現時，其他各類生物已先

人而存在，所以與其爭論誰是生命的創造者，不如問：人類與其他衆生到底有什麼關係？與其他生物又有何異同？這問題亙古地存在著，也引發不同的回答與看法。

有些教育家如皮克林 (Pickering)、佛洛依德 (Freud)、斯金納 (Skinner) 等主張每種生物是它下一等生物的連續，而且本質上與其相同。相反地，另一派如人本主義者以為人類根本上不同於其他生物，因為人類具有一些他類衆生所沒有的特質，如自覺、自由性、追求意義性等。

依佛教哲學的看法，生命是無數世的輪迴，在某個階段可以出生為人類以外的另一種生命。也就是說，每個生命都有出生在人道的可能性，但又不一定可以如願地生在人道。雖然人類有些特質如複雜的思考、對話、遊戲與創造等，使其成為生物界的高級動物，但根本上，人類也有一些如飲食、睡眠、呼吸及性生活等基本的需要，這些和其他動物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所以我們只能說人類是衆生中的一類，比其他類衆生具備更好的能力以處理及改善他們的生活。從此來看待人類和其他生物間的關係，在本質上應是平等的，而另一方面，人類的確比其他生物具有較多的優點，因此可以去追求及過一種不同於他類生物的生活，所以生而為人本身即是一件殊勝慶幸的事，值得利用這難得的生命去好好地努力。

因為人不是註定永遠可再生為人，所以才需要去問人存在的意義、價值與如何善用這難得的人身。孔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教則說每一衆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依據這個可能性與當生的努力，每一個人

都可以決定如何去呈現今世乃至來生的生命。

由此，教育在人類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幫助人們去探討生命，也可說是一種方法，以思考如何從歷史中得到學習。從別人的經驗與語言中，人可以學習事件與行為所引發的後果，可以知道一個結果的重要決定因素，可以獲得方法以發展好或有利的潛能及減少不好或不利的條件。教育是一種真實的瞭解，知道人類具備不同的能力，是可改變與化導的，以完成更理想的生命境界。

因為人類具有利用思考與推理以發現並解決問題的特質，所以人天生即是要學習的。當然，學習並不是人類的專利，但人類的學習的確比其他生物複雜得多。亞里士多德曾說：「所有人天生有學習的欲望」。佛陀也告訴我們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性，只是為妄想所蒙蔽不能顯現光明，所以人透過修學即能逐漸開發智慧終至成佛。人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感受生命的不自在與不完美，所以會追求各種方法以完成最後的自由與完整。所以，從佛法上說，人並非天生有完全的自由，但人有自由去尋求不同的方法以完成自我，因此，教育才有其意義與可能。

再者，人類天生具有社會性。一切人生來即受到個人前世業力及各種外在關係的影響，人不需要接受教導就能很自然地傾向和同族類共住，人也需要同伴，因為和同伴間的友誼使人覺得自在與自信。一旦離開賴以生

長的社會，一個人將失去與人交集及從他人學習的因緣，也由此喪失可以幫助自己達成生命理想與意義的教育機會。

人類所具有的社會性提醒教育者，人從與他人交流

## 成人學習的目的

佛教認為學習的最終極目的是成佛，儒家的看法是成爲一個完人，西方哲人以為教育是爲了認識自己與成爲「理想人」，此「理想人」在基督教義的影響下，或可說爲發現自我的神性。不管持何種說法，追求人類生命的更高層次意義應是教育的共同方向。從前面對人類本性上的探討，成人教育的目的約可說爲下列數點：

### 「一、學習成爲一個完整的人」

如上所述，在某種程度上，人類比其他生物有更多的自由以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教育所要做的即是教人去瞭解與善用作爲一個人的殊勝，從而探求生命的光輝。人可以從他人學到真理與方法，但人必須自己學著怎樣當一個人，因爲這是他人所無法代替的，所以人需要學習如何對自己負責。人需要知道生命的真諦、作爲人的價值、發展個人潛力的方法，以及看到生命的其他可能性。要成爲一個完整的人，學習者需要被引導以發現本身所具的寶藏，並知道如何利用有效的方法，以完成自我的追尋。

中可以學到最多，而且永遠受到居住環境的影響。瞭解人類天性上的這些特質，教育者才能有所依據，以適當掌握成人學習的需要、可能性與方法。

### 「二、成爲社會的好份子」

個人與其他他人，乃至與社會有複雜多樣的關係，所以我們必須要問：人和社會間的關係是什麼？社會如何影響個人？人在社會中的義務與權利是什麼？教育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中所擔任的角色又爲何？

近代西方文化大力主張個人主義，故個人的發展與自由成爲現代教育的主要努力方向。此主張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使「獨立」與「自我成就」成爲這一代所接受的教育重點。但如此強調個人主義也帶來其他不良的後果，很多人已感受到人與人間彼此的隔離，家庭組織逐漸解體，所以當人面臨需要時，卻發現無法得到家人足夠的護持。競爭性與過份著重自我成就帶給現代人壓力，愈來愈多人因無法承受這種壓力，而尋求心理治療專業的幫助。

所以教育一個人成爲好份子或好公民，不僅是爲了社會或團體的發展與繁榮，也是符合人的社會性，以賦予個人生命的意義。成人教育應揭示社會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個人和社會、同伴的關係可以決定個人如何從

社會學習，以利益自己與他人的成長。教育成人成爲好公民，可說是對社會與個人平等而真實的關懷。

### 【三、追求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馬克思以爲當代工人無法得到他們工作上的意義，其實這只是表達了整個全球性疏離趨勢的現象之一而已。但對人類而言，意義的失落與追求並非是一個新的問題，相反地，它和人類的存在同時並存。因爲人類比其他動物有更好的學習條件，所以也更有機會對自己與所處的環境作深刻的反省，而教育的任務之一即是啓發個人對生命與世界作真實的探索。

探索的心靈可以表現在一個人的行爲及態度上。孔子曾如此描述他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他必是從中看到這位弟子異於他人之處而有此感歎。後來顏回早逝，孔子非常悲慟，並以爲再也難找到這樣優秀的人才。顏回留給後人的典範，即是一顆清明的心靈及無憾的生命，這是孔子所讚歎，也是我等永遠敬仰的對象。

佛陀是另一顆偉大的探索心靈。作爲尊貴的王子，住在華麗的皇宮中，他卻深深苦思著生、老、病、死所帶來的痛苦。當他知道這是每個人所必經的過程時，他開始思考：爲何人一定要接受這種痛苦？如何來免除這些痛苦？他所過的歡樂生活有何意義？人死後的希望是什麼？他那顆探索的心並不因家人的牽制而止息，也

不因眼前安樂的皇室生活而妥協。最後，他離棄了世俗的生活去追隨偉大的修行者修學。在長時間的探索後，他終於了悟生命的真諦而成爲佛教的創始者。

我們尊敬佛陀那顆追求生命真義的高貴心靈，與在追求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學習佛陀並不是去崇拜偶像或一個歷史的偉人，我們應該學的是他的心靈，他昭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像他一般地尋求自我生命的真義。人需要知道個人生命的價值及希望，當人開始尋找生命的意義，那就是自我完成旅程的開始。

### 【四、更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除了前面所討論社會對人的重要性外，人也可以透過利益他人而實現自我。耶穌基督教導門徒：施比受更有福。也同樣說明了真正的福樂來自於給予而非接受。

在佛教的菩薩萬行中，最常被提出的即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布施被放在首項有其深度的意義，一般說來，布施包括布施自己的知識、努力、時間、財富、關懷等，其真正精神則在視人如己，對別人的苦痛或需要能感同身受。能夠如此，是來自於衆生平等的信念，與每一衆生都可能是自己累世眷屬的思惟。

另一種思惟則是：如果我這一世比他人幸福或順利，並不表示將來都會一直如此，也許有一天自己仍需要別人的幫助或救濟。如果人能這樣思惟，則表示他已瞭

解在本質上沒有一個人比他人優越，可能在某時某地就需要他人的幫助。

此外，布施也是減少個人執著最好的方法。達到開悟最大的妨礙之一，就是對世俗享受的迷戀，當人想盡辦法獲得各種好的事物後，就會想要保有它，深怕丟掉或被他人取走。富有的人在住處設置各種安全系統，整日都生活在焦慮不安中，這樣的生活充滿了欲望與防衛，如何有心靈空間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生命意義？所以，布施不但是幫助別人的方法，它也幫助人去追尋生命的意義而不致成爲執迷的奴隸。

在成人教育中，可以強調布施是幫助個人在社會中追求有意義生命的重要方法，透過社會所給予的機會和條件，個人也才能去踐行布施。因此，教育應讓人瞭解：利益他人要有充分的能力，也要幫助個人去發展這些能力，利益他人的願力會促使人去追求需要的知識與能力，以達成願望。而人與人間的隔離也會從助人的快樂中得到舒解，進而轉化成一種對生命價值的瞭解。

#### 〔五、與大自然更和諧共處〕

發願幫助別人是力行布施的基本要求，但布施不僅限於人類，也可以透過對所住空間的關懷而對這個世界多盡一份心力，這也是近年來各宗教團體創立及推展環保事業的立場與共識。

什麼是與大地和平共處？就如同社會是幫助人完成個人追求的重要助力，地球也是支持所有生物生存的必要條件。不幸地，人類正將大地的資源逐漸用盡，而且嚴重地剝奪了其他生物共享這些資源的權利。此時，人類需要瞭解自己與其他生物間的密切關係，人類需要相信其他生物也有共享資源的權利，必須用仁慈心去照顧及保護他們賴以生存的環境，而不是任意地使用、控制或甚至於破壞它們。

此處的教育主題是要啓發人類對所有生命（包括植物與動物）的真正同情心。人類的社會性應擴展至所有的生命，只有當人瞭解與其他生命和平共存及互相關係的重要性，真正的和諧才可能達成。成人是新一代及年輕人的楷模，他們的所作所爲將對明日的世界有重大的影響，和大自然建立一個和諧的關係，應該是成人教育的重要課題之一。（下期待續）

（編者按：本文作者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崇行錄】

禪誦精進，巧智化敵的

# 靜稱比丘尼

釋見介

## 林中的誦經聲

「叩！叩！叩！叩！」木魚聲劃破了夏日長空，寂靜的林子裡，沒有半點聲響，只有清脆的木魚聲伴隨著綿密的誦經聲，從林蔭深處的寺宇傳出。陽光輕巧地挪移著，彷彿怕驚擾了誦經人，光影散落處，只見一個身影長跪佛前，手捧經典，一字一句專注篤定地誦著……

誦經的比丘尼名叫靜稱，俗姓劉，譙郡人（今安徽蒙城縣西北）。自從在山陽（今江蘇淮安）東鄉竹林寺出家以來，她持戒精嚴、刻苦精進，除了坐禪便是誦經，至今已誦了四十五萬字的經典了。

## 尋牛者的發現

夜裡的林子，更靜了，誦經聲益發清晰，聽在牧童阿三的耳裡，卻格外心急，因為他的牛不見了！

這是阿三第一次在夜裡進入樹林。白天，他常把牛牽到樹林外的水池邊吃草，趁著牛兒在水池洗澡的當兒，他則溜進樹林裡玩耍，怎知今天當他從樹林出來時，卻找不到牛了！「該不會跑進樹林裡了吧？」於是他只好

再次進入林中。

陽光在山邊隱去，黑夜像個大單子蓋住了樹林，阿三繞了好幾圈，還是沒看到牛的影子，黑漆漆的樹林裡，除了蟲聲就是遠處隱約傳來的誦經聲，不知不覺地他尋著誦經聲走去，「啊！」他不禁失聲大叫！只見眼前，寺宇火光燦爛，好像著火一般，他趕緊跑向前去，想去救火，但就在狂奔向前時，一剎那間，原本燦爛的火光卻消失了，只有誦經聲依然迴盪在林中……

## 老虎的護衛

「一定是靜稱師用功感動護法龍天！」阿三急急地告訴大家昨夜的奇遇，人們如此地結論著，「聽說她日夜不停地誦經，實在是精進啊！」知道的人無不讚歎。靜稱的事蹟如誦經聲般在小鎮裡傳誦著，而不論人們多麼讚揚她，她依然持續著不變的功課——誦經與坐禪。

不久，人們又發現了另一件奇特的事情：靜稱坐禪時，總有一隻老虎蹲踞在她左右，彷彿是她的守衛似的，令人不解的是：寺裡的尼僧們如果犯了錯不懺悔，老

虎便怒吼不已；若懺悔了，老虎便高興地搖首擺尾，乖乖地坐回靜稱身旁。

### 巧遇的同參

這天，一向很少出寺門的靜稱外出辦事。狹長的山道裡，迎面來了一個高大的女人，兩人擦身而過的當下，靜稱突然覺得對這人有說不出的熟悉，雖從未謀面卻似曾相識，「我們在那裡見過嗎？」正在靜稱思索時，對方開口問道，兩人不禁相視大笑。

幾天後，這女人來找靜稱，兩人如故友重逢般，促膝長談至深夜。原來她姓仇，名文姜，博平人，好樂佛法，聽說南方佛法興盛，她費盡千辛萬苦，才到這裡。因緣和合，仇文姜就在寺裡出家了，出家後與靜稱成了同參好友，一起修行，志勤刻苦，她們發願不進粒米，一日僅吃少許米糠、麻、白朮等粗糙的食物。

### 一場化險為夷的災難

靜稱與文姜刻苦修行的事蹟再次被傳開，不但從林中傳到城鎮，更從她們所在的江南傳到北方——一個已被胡人佔據且戰亂連年的地方。

「能如此修行，實在不簡單，真可稱為聖者！如果能把她們請到這裡，一定可以使國家昌隆！」胡主知道了，派人前來迎接，靜稱、文姜雖然十分不願，也只好假裝同意。

不知怎麼回事，一離開江南，靜稱與文姜就完全變了，一路上，他們滿身塵垢、衣著邋遢，言行更是輕佻、誇浮。到了北方，胡主擺設了豐盛的宴席，席間，她們大口大口地吃喝，毫無威儀，舉止令人驚訝側目。「說什麼有修行的高人，原來是這副德行！我留這兩個瘋婆子在這裡做什麼呢！」胡主一看，大失所望地把她們遣回了。

### 故鄉平靜的晚年

暮春，江南。

兩個頭戴斗笠、腳踏芒鞋的出家人，行在小徑間，和風裡，衣袂飄飄。她們走走停停，眼光常不約而同地落在遠遠的山邊、水畔……江南的山、江南的水還是如此典雅明媚，對於靜稱與文姜來說，江南的風光不僅動人，更有一份故土的親切，經過一場災難，再回到寺中，恍如隔世。

自此以後，林中又不時傳出誦經聲，只要人們走進林中，都可聽到那日日不間斷的誦經聲，只是那聲音一年比一年蒼老微弱了……直到一天，人們不再聽到熟悉的聲音，他們互相走告這項發現，是的，靜稱平靜地往生了，那年她九十三歲。

改寫自：梁·寶唱編，《比丘尼傳》卷二，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傳十五。

# 上座部佛教的某些殊勝特色(中)

佛使比丘 著

香光書鄉編譯組 譯

## 【正見是衆善之始】

……大家也許知道，正見一旦現前，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和正定都會同時自動產生，當時機成熟時，我們就會從苦中解脫。《增支部》說：「人靠著正見的徹底實踐，以克服所有的苦」，於是佛陀稱正見為「解脫的開端」，這帶給我們很大的希望，我們應該熱切而且心存感激地儘快奉行八正道第一項的正見。

## 【正見是正定的基礎】

奉行八正道最大的希望是，每當我們向內觀照（實際上就是正見）時，自然同時會獲得與正見成正比增長的

正定。

其實，人心念紛亂時根本無法修習，自然地修習所獲得的也是自然的定；如果按照技術化、規則化的方法修習，則所獲得的也是與該方法相應的定。一旦修習正見，自然就可獲得更深的定力，而這份定力又積聚成幫助正見自然湧現的資糧。

缺乏正見，我們就不知如何修習，一個人先前所獲得的正見會時時刻刻激發出正定的力量，而這新激發出來的正定力也會反過來促使正見成正比增長。關於這點，佛陀曾經如是說：「沒有慧，就沒有定；沒有定，也不會有慧；定慧具足，則近於涅槃。一定、慧是彼此存在的必備條件。因

此，沒有慧，不能生定，反之亦然，定、慧是互相激發而成的。

我們可以射箭的例子來說明上述的現象。當一個人手持弓箭瞄準目標時，無須以意志來集中精神，這種集中的精神會自然而地與瞄準同步產生。如果射箭的人想射中目標的認知堅定，那麼他的精神集中也會很堅定，認知時時刻刻都強化精神的集中（定）。同理可知，正確瞭解解脫的價值，必然會引生正定的力量，並且完全和佛陀上述所說「無慧就無定」的說法一致。因此，把重點放在修習正見上，就會自然產生適當且足以徹悟真理的正定。一般說來，一個健康、智慧的人可以從事這種修行，且獲得滿

意的結果。

佛陀曾在《增支部》以四種方式中

描述定：

(一)預知此生幸福的定，這是四色定的修行。

(二)獲得智見的定(一種不平凡  
的領悟力)。這是作意光明想、住畫  
想的修行。

(三)獲得正念正知(意識的專注  
與純淨)的定。這是爲了達到自我控  
制，而觀照內心活動的修行，也是爲  
了能洞見受、想、行之生、住、滅的  
修行。

(四)獲得息滅四種有漏(欲漏、  
有漏、見漏、無明漏)的定，這是觀  
照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生滅  
的修行。

由上述可知，第四種的定就是可

獲得如經典上所說的智慧或正見的修  
行，修習這種定主要是爲了培養智慧  
，事實證明「修習正定」這字義，比我  
們平常所知修四色定的範圍廣得多。  
因此，定的修行不能離開慧或正見，  
上座部佛法的定在解脫的目標上絕對

直接或間接地與慧並存，並不是如多  
數人所認爲的只要安靜持續地打坐而  
已。

至於八正道之一的正定，佛陀在  
許多經典中是以四色定來說明，而且  
在《中部·大四十經》中，佛陀也解釋  
正定具有能分辨善惡的正見，且是能  
制心一處的心理狀態。因此，正定因  
具有正見而稱之爲「正」，否則修習四  
色定會落入外道，如佛陀證悟前的老  
師阿羅邏迦藍、優陀羅摩子所修的  
苦行與其他外道的信仰，那樣的定不  
屬於八正道，不能通往佛法的目的——  
涅槃。因此，正見和正定必須片刻  
不離地並進，這就是上座部佛教的特  
色。

#### 【正見是八正道的指導綱目】

不僅如此，只要正見現前，八正  
道的其他六要素——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與正念也就可以  
順利增長。正見的本質可以明辨是非  
、可行與不可行、有益與有害，同時  
也知道修行的方法。更甚者，它有很

強的覺悟力，常常趨使人們依據正確  
的認知處世。因此，透過正見，一個  
人必然有正確的目標、說正確的話、  
行爲正當、正確地生活、正精進，並  
且能正思惟，由於正見的力量，這六  
項德目變得較易達到。

從另一個思考的角度看，爲了達  
到八正道中屬於「戒」的正語、正業和  
正命的目標，必須有慚與愧兩種力量  
的支持，也需要收攝六根(根律儀)。  
同樣地，因爲具足正見，這些支持的  
力量可以很奇妙地獲得。甚至八正道  
中的正定，它形成的因素有正精進、  
正念和正定本身，它們相依共存，互  
相支撐，如心輕安、身輕安也可以經  
由正見的力量，而很容易獲得。因此  
，正見是八正道的關鍵，也是其他項  
目的指導綱目，所以佛陀稱它爲八正  
道的「先鋒」。八正道中屬於「慧」的正  
思惟和正見也是如此，當它們在正見  
的引導下時，就可得到適度的增長。  
尤其，具足出世的正見時，可以  
解決前述六項的實際困難，甚至包括  
正定本身等七項困難，也可以解決。

由出世正見的四個層次所獲致的智慧可以用一句話說明：「對我們而言，凡事不執取，則不受後有。」一旦人的內心充滿「不執取」等的正見，邪見、邪思惟、邪語、邪行、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等就不會滯留心中。更確切地說，內心就會自動地「改邪歸正」，臻至圓滿。因為對世間的一切不執著，最終將達到滅——涅槃，也就是痛苦及其起因的究竟滅除。只有靠「凡事不執著，則不受後有」的正見，這種可能才會發生。

### 「八正道使世間不缺少阿羅漢」

最奧妙的一點是八正道使世間不缺少阿羅漢。佛陀在入滅的那天說：「憍陳如！如果比丘正確地生活，世間就不會缺少阿羅漢。」其中「正確」指的就是八正道。佛陀當時也說：「沒有八正道的宗教，就沒有四果位

### 涅槃是至高無上的法

三、不生、不有、不滅的涅槃超越任何事物，包括任何宗教所信仰的具有創造、控制與毀滅等三種力量的

的聖者——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那一個宗教沒有八正道，就沒有四果位的聖者，而佛教中是有八正道的。

為什麼八正道能使世間不缺少阿羅漢呢？這一點也不難明白。當一個人依循以正見為導、正定居後的八正道生活時，他的生活就自然地不讓煩惱有可乘之機，煩惱一旦缺乏來自眼、耳、鼻、舌、身、意的滋養品，就會日漸消弱，終至死亡。假如每個人都根據八正道的原則過正確的生活，那麼所有的煩惱將必然消失殆盡。若煩惱消耗到可以證得聖果的第一個標準時，這人就證得須陀洹（入流的狀態），最終的阿羅漢果也必然可經由八正道證得，而趣向涅槃。因此，這對每個人而言，都是很大的希望，因為證初果須具足的毅力是人可及的。我們內心持續修持定，以證悟「

上帝，這是至高無上的上座部佛法。

### 「能創造、控制與毀滅的上帝」

在任何宗教經典上所說的「上帝」

不執著樂，不執取一物，則不受後有」，會使我們的內心遠離對世間事物或有情眾生的執著，並且使內心趨向「息滅一切苦——不留任何受苦之因」，這是因為他已沒有任何束縛。

當我們的內心一直持續集中在這種不執著的真理上，最終的正見會自然產生，自然趨向涅槃。因此，言語、行為、生活方式、努力、注意力和專注力就不會趨向邪惡，善良自動持續地充塞身心，而成為完美究竟的八正道。同時，由於缺乏滋長煩惱的必需品，煩惱最後也漸漸萎縮，直到證得某一沙門果，甚至證得阿羅漢果。

以上所說就是可使世間不缺少阿羅漢的八正道的奧妙，對眾生而言，這方法是實際可行的。這就是上座部佛教令我們深感驕傲的第二項特色。

可從佛教的角度加以理解，並歸納成

三種意義：創造神、控制神與毀滅神。創造神是創造萬物的神，控制（主宰）神職司控制，毀滅神負責週期性

的世界毀滅。

只要人心存有或承認上述三種力量，人就會被創造、控制與毀滅。在某些宗教，這三種力量由上帝所掌管，而其他的宗教則分別由三個或更多的神負責。但不論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神或多個神，人的責任同樣都是向祂或祂們禮拜、祈禱。

佛教徒認為陷入上述所謂神的三種主宰力量或置身天堂，那既不是值得驕傲的事，也不是能證得自在、究竟解脫或苦的止息的涅槃。人仍是無常變化的輪迴漩渦中的主體者，也仍然受制於外在因素，仍在祈求希望的國度或企望永遠生活在上帝的天堂，這是尚未解脫，未具足「不生」之清淨心的狀況。

### 「佛教徒追求究竟的自在」

佛教徒認為只追求天堂太過簡單、平淡，不夠怡人，他們努力追求的是超脫永無止盡的創造、控制與毀滅的影響。佛教徒尋求究竟的自在、解脫和滅除包括永遠生活在天堂的所有

束縛，因為究竟滅除所有的束縛才能為今生帶來究竟的安樂，創造、控制與毀滅的力量對於想解脫天、人束縛的心沒有任何作用。身為佛教徒的我們，在佛陀的引導之下，發現上述三種力量的事實。謹述如下：

(一)自然的創造力被稱為創造神，其實是無明(無知或對苦、苦的起因認識不清)。它的功能是「行」(造作)，因此創造了不同的有為法。經典上說：「無明緣行，行緣識等」，直到充滿煩惱的衆生出現，並為世界帶來各種危機。

(二)自然的控制力被稱為控制神，其實是業力或因律。在因果律中，人們由於無明，受善惡業的支配，而繫縛自己。

(三)自然的毀滅力被稱為毀滅神，其實是無明，它以三種渴愛的形式出現，使人陷入種種渴愛，且使欲望到達頂點，以致沈溺於財富、權勢等世間欲樂，至死而不知道德、羞恥和畏懼。

上座部佛法有一套修行系統，根

據這套系統就可以瞭解：這一切只是由無明產生，它以各種不同形式，而產生創造、控制和毀滅的力量。所有生命都在無明的掌控之下，並產生永恆相續的苦，而這苦就如水的漩渦，輪迴不已。

上座部佛教也明白所有衆生必須努力奮鬥，以消除創造、控制與毀滅力量的真正源頭——無明。我們必須透過自己的能力，產生智慧，以對抗無明，我們不能將自己置身於「上帝」——永久的創造神、控制神和毀滅神的控制下。事實上，所謂的上帝，就是無明，而三種神則是行、業力和愛欲。(下期待續)

(編者按：本篇節錄自佛使比丘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在緬甸仰光舉行的第六次結集會議的演講稿。文內標題為編者所加。)

【菩提道上】

# 苦故無我

釋見杰

蓮兒，生來慧黠乖巧，是村頭巷尾衆所皆知的。蓮兒的娘打從她十歲起，便得了怪病，所以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就全賴蓮兒一個人打點了。

十四歲那年，蓮兒的爹所掙來的銀子，長久以來已無法支付蓮兒的娘買藥與請大夫的花費，適巧皇宮的劇團正招聘年輕貌美的女子，蓮兒的爹滿懷憐惜不捨，卻又在苦無他計的情況下，把蓮兒送到劇團，以換得醫藥費及生活費。

蓮兒畢竟聰明、靈巧，經過一年的練習，學會用表情、肢體來表達戲劇的精神、內涵。她開始被安排到皇宮裡表演，更因為她隨和好學，因而得到更多表演機會，演技也就愈加純熟，漸漸地受到劇團肯定，因此縱使



(繪圖：陸承宗)

她得空請假回家探望母親，也從未受阻過。

這天，蓮兒剛下了戲，在房裡卸粧，總管老李行色匆匆跑來：「你娘死了，你爹差人送訊要你快回去！」有如晴天霹靂般，她震驚不已，一時像腳踩雲端，失去重心，跌坐在椅上，老李催促：「快！快！」她這才淚眼

汪汪，什麼也不顧得地奔出房門，一路回到家中。

十天了，劇團的人已三番兩次來催她回去，這幾天，蓮兒不但盡心地為母親辦理後事，同時還要安慰傷心的爹，表面上她堅強、冷靜，暗地裡，如火燒草般無法抑制的悲悽卻屢屢佔據心頭，回想小時候娘無微不至的

# 染衣記

照顧，就像是呵護掌上明珠似的，近幾年娘縱使臥病在床，每次回家總不忘叮嚀再三。她又想起娘雖輾轉床褥多年，卻甚少呻吟、喊苦叫痛，那份堅強如今想來更令人不忍。蓮兒難過、懊悔，悔自己不能多陪陪母親，接著想到爲什麼劇團無情，催著她上場演戲？此刻，她又怎能扮好劇中的角色呢？下午老李的催促又在耳際響起：「別不識大局了！後天那一場戲是皇上特別要招待大臣的，如果把皇上惹火了，恐怕要牽累你家人一起受罰！你娘死了也好，少受身體折磨，你要克制自己！」望著長夜星空，蓮兒不知要問誰：「人生究竟怎麼一回事啊？」

滿懷著悲傷，蓮兒回到劇團裡，此刻大家正忙著排演明日的戲，她接到一個快樂仙子的角色，排演過程中

蓮兒因喪母之痛，幾度傷心落淚，怎麼也演不出來，她努力地強抑悲傷，告訴自己要融入戲中，把無憂歡樂呈現出來，她想起有次聽寺裡法師開示：「縱有人願意這樣，願意那樣，卻在不可掌握的無常法中被安排了……」蓮兒並不十分瞭解法師的意思，可是此刻她瞭解到：她只有一次又一次刻意地將懷念母親的苦轉移，才能進入劇本中把戲演好。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她愈能融入戲中，悲傷之情也漸如水澆火般地止息了。

蓮兒輕盈的步伐，快樂的表情，靈巧、優雅的動作，演出了平時的水準，皇上及在場的每個人看了都非常歡喜。偶爾母親的影子會掠過腦際：從死亡的影相轉到病中，再轉回幼時母親的撫愛……而在這些影相快速閃動的同時，蓮兒察覺自己內心的變化，就在她飛躍轉身，法師的話又響起：「世間無常故苦，苦故無我……」她突然覺得所有的發生就像一場戲，當各種條件機緣全聚集在一起，就產生了世間的一切：她的出生如此，娘的死如此，她的表演更是如此；哭泣如此，歡笑豈能例外……冷眼點滴在心头。

想到這裡，蓮兒的心頓時豁然開朗，身體更加輕巧，更加入戲，她知道她要活在當下，她要掌握此刻的角色，她更知道未來的生命，要認清每個無常變化背後皆有種種因緣，她相信這一切像演戲一樣，如果此刻的她演的是悲傷的蓮兒，就不是一個快樂仙子，原來生命就在這當下，這麼如實地綻放、流瀉。

騎車時不慎讓灰白的夏長衫沾染了油垢，怎麼搓都洗不乾淨，心想它這麼「清純」，上身兩天就要整容，又不好洗，何不乾脆將它染黑，省得麻煩！

心念一動，便開始行動，找來墨汁和醋，將洗好的長衫浸入墨汁、醋水中。一小時後，拿起來沖洗晾乾，發現整件長衫像潑墨山水畫般，或磅礴或嶙峋的山勢及彎曲的流水等，呈現在深淺不一的色澤中，且間雜一些小白點，又彷彿是黑夜中的繁星。我只好再次讓它下水，希望它顏色一致。無奈的是，用了兩瓶墨水，重複染了三次，點點繁星不見了，卻仍然像幅大千的潑墨畫，我投降了。

已過中秋的九月天，豔陽高照，穿著秋長衫，悶熱得心跳加速，怕要中暑了，只得換上看起來很有修行味道的染色衣，詢問室友：「會不會很奇怪？」二位回答：「還好啦！」另一位搖頭不語，三比一通過，我決定穿它去上課。



(繪圖：陸承宗)

剛開始有些不太自在，習慣後，便喜歡穿它了，覺得非常方便，穿一星期都可不必洗，騎車也不怕弄髒，讓我暗自得意的是：穿起來很有道味的樣子！漸漸地幾乎衣不離身，庫頭師寄來新長衫，則被關在衣櫥中，冷眼瞪著我。

染衣猶如事物受熏習，必須有其因緣條件，每個個體的組成份子，因緣條件不同，受熏染的程度也有別，在整體中顯出個別的差異性：一件衣服浸在墨汁、醋水中，由於受熏的情況不同，各部分顏色深淺就不一；同樣是人，每個人因果、業力不同，後

天環境的熏染不同，因此便有不同個性、能力、外貌……；相對地，可塑性也不盡相同，面對同樣的情境，頑固者死守自己的陣地，永不退縮；隨和者視情況轉變；畏縮者如牆頭草迎風而倒。而人的價值取向常會因他人的反應而調整，這是團體交互作用下產生的相對性，世間並沒有絕對的標準，由染衣中可看見些人生實相。我所看到的還只是後天熏染的這一段，尚且這麼複雜，更何況這件長衫在「清純」時洗都難洗乾淨，怎可能再讓醋和墨汁一浸，就可勻稱如意呢？真是意想天開——欲蓋彌彰了。

# 也是菩薩

曾祈全

二年前的夏天，偕同岳父大人、內人等到屏東高樹訪友，友人說：「這附近有座『不動寺』很有名，一起去看看吧！」於是二行人來到不動寺。

日式的庭園十分雅緻，樹木綠意盎然，花木扶疏，四週古木參天，池中魚兒輕快地游來游去，池邊一棵大樹下，有位畫家聚精會神地將眼中的美景揮灑在畫布上，而畫家不知道他自己也成了一景，畫中有人，人在畫中，我們看著這幅「畫」，發出會心的微笑。

到了殿門口，友人說：「殿中供奉的是不動明王。」我猛然抬頭，卻被震懾住了！眼前竟是一尊睜著銅鈴般的雙眼，手中揮動著武器，齜牙裂嘴，表情十分駭人的菩薩！我內心嘀咕：「不會是吧？」他怎麼一副怒氣沖天的樣子？」我衝口而出。「你不懂啦！這是菩薩的怒目金剛相。」朋友

說。我百思不解，不發一語，只是默然頂禮完，靜靜地端詳「不動明王」，心想：「這真是佛教的菩薩相嗎？」我仍然懷疑著，因為我心目中的佛菩薩是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的，怎麼可能是這麼兇悍的法相呢？

直到有個因緣自經典中得知，佛菩薩欲度各類根機的眾生，視因緣而用各種法門、各種方便行，「怒目金剛相」便是其中之一，就猶如「慈眼低眉相」一樣，都是為引導眾生斷除一切惡，修持一切善。這時我才明白，不動明王的怒目金剛相背後，是有多麼深切的悲心啊！

第二次重遊不動寺，清淨雅緻的庭園依舊，我來到大殿禮佛，不動明王依然怒目以視，似在告訴我：「怎麼還這麼執著？怎麼如此不精進？怎麼那樣放不下？……」那指責的眼光透露著無限的憐憫……我專注虔誠頂

禮了一百二十拜，汗水自臉頰流下，濕透衣衫，心卻十分寧靜，這時微風自門外吹進來，直沁入內心裡，頓時覺得好清涼、好舒服，「今天的風為什麼特別清涼呢？」我問自己，「不是今天的風特別清涼，而是心境不同啊！」心底有個聲音響起，突然間，我好像明白了什麼。

於是，我不再執著佛菩薩應該是什麼相，一切唯心所現，你認為佛菩薩是什麼相就是什麼相，因為佛菩薩可以現任何相來教化我們。有了這層認識，生活變得寬廣多了，令我喜悅的人可能是佛菩薩，令我煩惱的人可能是佛菩薩……都可以把他們看成佛菩薩的示現，關鍵在於只要我們善體人心，迴光返照，便可以從中開啓智慧，如是我思。

【教訊採摭】

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應邀往印度講戒

【印度訊】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於二月應邀至印度菩提伽耶「西方比丘尼生活共修營」講授戒律課程，由見諦法師擔任翻譯。

該營活動是為使藏傳西方比丘尼有受教育及互相交流的機會，而由數位藏傳西方比丘尼所發起的，活動時間自二月三日至廿五日，課程內容以戒律為主，由悟因法師與 Geshe Kunchog Tsering 擔任，另有二十位西方長老尼介紹各種修持法、寺院制度、生活等相關論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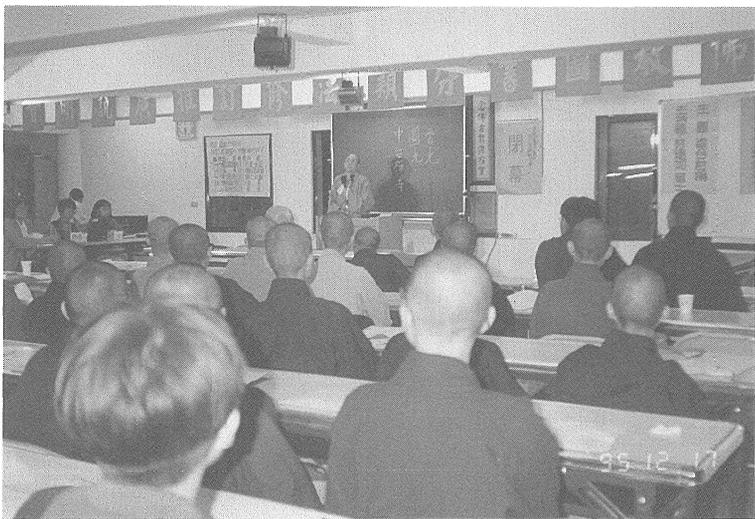
悟因法師的講授分兩階段，第一階段自二月十日至十四日針對全體比丘尼、沙彌尼，講授「戒律概論」，有戒學概說、僧團組成份子及其關係、入僧團的規定、僧伽的生活依憑等單元；二月十五日至廿五日針對比丘尼講解「四分比丘尼戒」，有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僧伽的生活依憑、僧伽的共修生活、說法威儀等單元。

「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推廣說明會」假台中慈明寺舉行

【台中訊】由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會主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承辦及多所佛教圖書館協辦的「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推廣說明會」，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假台中慈明寺舉行，計有來自全省各佛教圖書館、佛寺、佛學院、文教機構、神學院圖書館及學校機關等九十餘單位，二百多人參加。

香光尼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於揭幕致詞時表示：佛教學已成爲顯學，使用佛教圖書館的人愈來愈多，佛教學的領域及學科不斷出現，資料類型增多，使得原有的佛教圖書分類法不敷使用，必須建立自動化管理系统，以達資源共享，因此修訂分類法勢在必行。

會議當日公佈三年來修訂完成的最新佛教圖書分類法，並於四月出版新類表及使用手冊，七月起提供新分類號書目電子檔，供各佛教圖書館轉檔使用。會中一致推舉香光尼佛學院圖書館爲以後會議主辦單位，各佛教圖書館如願意作新類表測試，請向該館索取。電話：(05) 2542824。



◎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於「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推廣說明會」致詞。

(本刊資料照片)

## 香光尼眾佛學院八十五年度招生名單公布

【嘉義訊】香光尼眾佛學院八十五年度新生入學考試於元月四日舉行，考試項目有筆試、口試兩種，上午進行筆試，科目為佛概、國文兩科，是日下午隨即進行口試，考試結果計錄取學僧十二名，名單如下：如德、慈舟、證定、宗睿、智真、養相、惟學、宗慈、理晨、宗玄、慧定、智正。該學院將於三月二日註冊，三月八日舉行開學典禮。

## 金色蓮花表演坊演出「密勒日巴尊者傳」

【台北訊】致力於藝術弘法的金色蓮花表演坊繼「一代苦行高僧——廣欽傳」、「敦煌寶卷」後，於一月起在台北、台南、台中、高雄、新竹、花蓮等地巡迴演出「雪山之歌——密勒日巴尊者傳」，首場於一月廿六日至廿八日晚間七時卅分假台北國父紀念館演出。

該表演坊鑑於今日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一般人普遍沉迷於物質享受，以致心靈日漸空虛，特推出第三號作品「密勒日巴尊者傳」，期藉由尊者一生奮鬥的修行事蹟，啟發社會大眾踏實生活。劇中以身世、求道、自度、度人四部分演出尊者的一生，由於尊者喜歡用詩歌表達修行意念，劇中亦隨劇情穿插密勒日巴的法歌及拙火、蒼供、降魔等舞蹈。

## 紫竹林精舍、安慧學苑開辦「進階佛學研讀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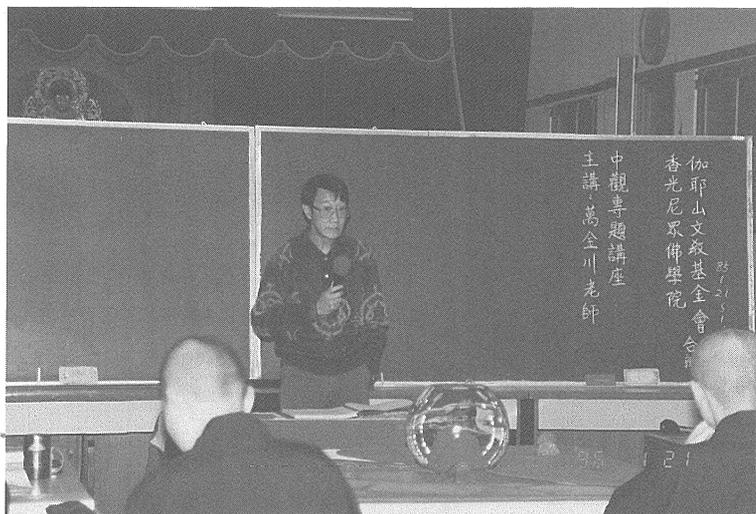
【高雄、嘉義訊】為使基礎佛學研讀班學員於課程修畢後，能進一步深入經論，培養內省、觀照的功夫，並激發菩提心，紫竹林精舍、安慧學苑於八十五年度起開辦「進階佛學研讀班」。

「進階佛學研讀班」課程以研讀經典為主，今年首開研讀《攝大乘論》。招收對象為香光尼僧團基礎佛學研讀班畢業學員，上課時間分別是：(一)紫竹林精舍——三月一日至五月三日每週五；(二)安慧學苑——九月三日至十月廿九日每週二；晚間七時卅分至九時卅分。紫竹林精舍原預計招收一五〇名，目前已有一八〇人報名；安慧學苑則預計招收一二〇名。

## 紫竹林精舍舉辦「少年快樂成長營」

【高雄訊】紫竹林精舍於二月三日、四日在該精舍舉辦「少年快樂成長營」，計有一百位國中一年級學生參加。

此次活動主題是：「尊重、關懷、感恩」，課程內容有與佛相會、快樂的出發、慧心之夜



◎香光尼眾佛學院一月廿日至廿三日舉辦「中觀專題」講座，由萬金川居士主講。

(本刊資料照片)

等單元，透過宗教性、知識性、生活性的課程，引導少年的身心朝完美健康的方向發展，建立具正見的人生觀。

### 紫竹林精舍每月舉辦社教講座

【高雄訊】紫竹林精舍八十五年度自一月至五月，每個月都安排一場社教講座，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時下社會趨勢、生涯規劃、婦女安全等方面問題作專題演講。

首場社教講座於元月七日舉行，由中央大學王邦雄教授主講「圓融無礙的人生智慧」，教授指出人生要殘而不障、缺而不陷，認命、隨緣，與命同在，與緣同行，才有圓融無礙的人生智慧。二月四日則由彰化師大卓播英教授主講「我的未來不是夢——從我的奮鬥歷程談起」。

三、四、五月的專題演講時間如下：三月十日由高師大江南發副教授主講「歹年多多猜人——談亂世中安身立命之道」；四月六日由中央警官學校牟永平教授主講「平安是福」；五月四日由高雄中學李世慶老師主講「學習自然，認真生活」。每場演講皆於晚間七時卅分至九時卅分舉行，歡迎有意者前往聽講。

### 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見竺法師獲法務部榮譽教誨師獎

【高雄訊】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見竺法師獲法務部頒發八十四年度榮譽教誨師獎，元月十一日於高雄高等法院受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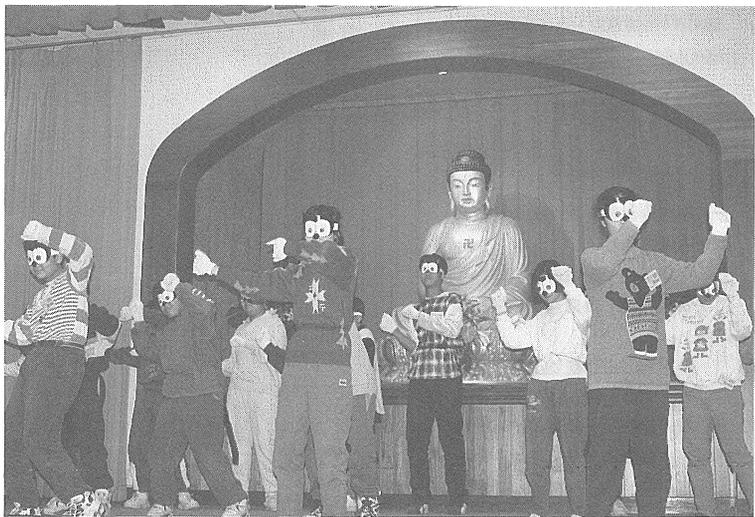
法師是因熱心推動高雄少年輔育院的弘化活動而獲獎，獲獎後法師表示：淨化人心是宗教師的責任，今後將繼續推動輔育院的弘化工作，引導誤入歧途的青少年走向光明的人生。

### 【教界啟事】

### 邀請您共建一座弘傳佛陀教育的殿堂

◎香光寺擴建工程自八十三年十月施工迄今，在所有工程人員認真施工及法師們辛勞奔走推動下，目前大雄寶殿、法堂、圖書館、念佛堂、禪堂、行政區等結構體初胚皆已完成，將進行內外粉刷、裝修，邀請您繼續給予財力、心力的護持，讓這座弘傳佛陀教育的殿堂早日完成。欲發心者請洽香光寺弘化堂或利用郵政劃撥：03308694——香光寺。電話：(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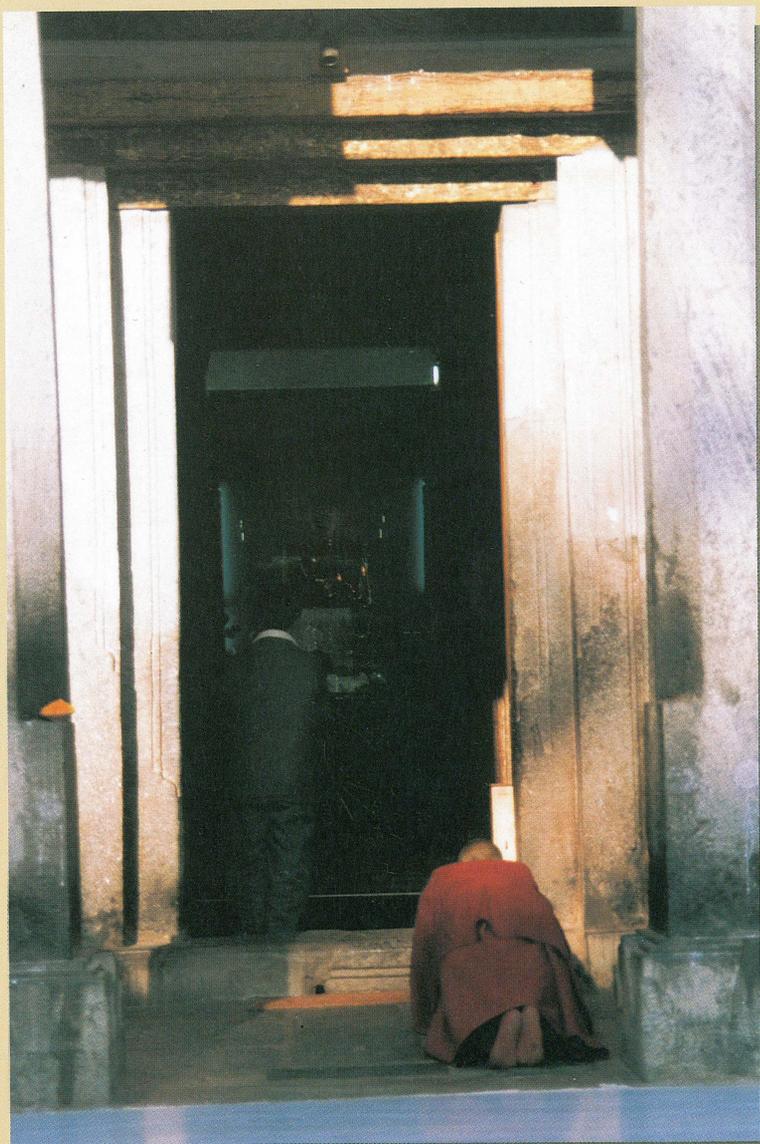
2541267·2542134。



◎紫竹林精舍舉辦「少年快樂成長營」。

(本刊資料照片)





【虔敬心影】

## 約定

蹉跎了多少年

遠遠地，我來了

只為奔赴久遠前許下的承諾

靜默中，您的慈顏依舊

我卻記得自己滿身的風霜

與荒唐的過往

匍匐又起

虔誠頂禮的當下

我在您神韻中看見希望

在您笑容裡找到力量

日影已經昏黃

我的菩提之路正開始……

一九九五年 印度菩提伽耶

撰文／釋自昶 攝影／釋見重

# 【目次】

【編輯手札】

叢林生活的清淨規則

編輯組 1

【新語說世】

天平的另一端

編輯組 2

【專輯—禪宗教團與清規】

不立佛殿，唯樹法堂——唐代叢林的生活規範

佐藤達玄 4

參禪問道，戒律為先——北宋禪僧的受戒與遊行

佐藤達玄 11

叢林之設，以眾僧為本——北宋叢林與世俗的關係

佐藤達玄 13

【春風化雨】

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六)

釋悟因 19

毘舍離去來

釋悟因 23

【宗教與教育】

對成人教育的幾個基本思考(上)

釋見咸 30

【崇行錄】

禪誦精進，巧智化敵的靜稱比丘尼

釋見介 35

【森林法音】

上座部佛教的某些殊勝特色(中)

佛使比丘 37

【菩提道上】

苦故無我

釋見杰 41

染衣記

寂稱 42

也是菩薩

曾祈全 44

【教訊采摭】

教訊采摭

編輯組 45

【封面故事】清規如橋樑，銜接印度與中國，溝通入世與出世，它深深影響中國僧人的生活，也支配著寺院的生活。

營運，持守清規與否甚至成爲社會大眾衡量僧人的重要標準。

(圖爲江蘇揚州高旻寺，本刊資料照片)

